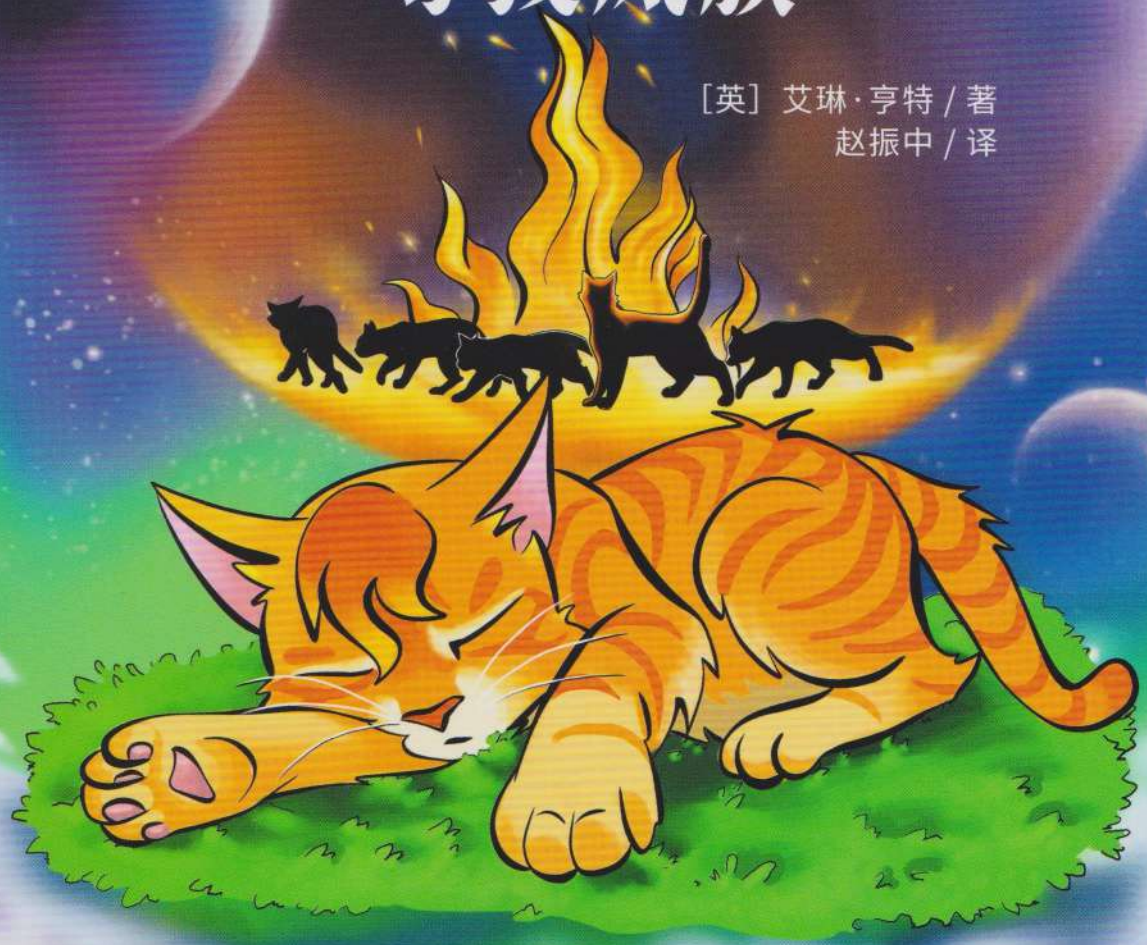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寻找风族

[英] 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蓝星
黄牙
族长
巫医
虎掌
副族长
雷族
沙爪
学徒
武士
炭爪
黑条
长尾
火心
灰条
蕨爪

高星
夜星
钩星
族长
族长
族长
风族
影族
河族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寻找风族

[英] 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目 录

引 子

第一章 虎掌的秘密 / 4

第二章 暗流涌动的森林大会 / 14

第三章 醒醒，重大任务！ / 19

第四章 追踪风族 / 24

第五章 居住在隧道的族群 / 31

第六章 惊险回家路 / 36

第七章 今天将有猫枉死 / 48

第八章 白掌，不！ / 54

第九章 新晋老师 / 62

引　子

漆黑的夜里，一堆大火熊熊燃烧，抛出的火星在橘红色的火焰上方乱舞。草地上，两脚兽的身影在火光映衬下飘忽不定。

远方出现两道白光，雷鬼路上，一个怪物正往这边接近，顷刻间呼啸而过，空气中顿时弥散着刺鼻的烟雾。

一只猫正行走在荒地的边缘，双眼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他的耳朵抽动了一下，然后展平盖住耳孔以抵挡噪声。随后，一只接一只的猫出现在那片污秽的草地上。他们垂着尾巴，卷起上唇嗅着冰冷的空气。

一只猫悄声问："两脚兽看见我们怎么办？"

一只健壮的公猫回答说："它们看不见。到了晚上，它们的视力就会变得很弱。"在火光的映照下，他的眼睛看上去像一对琥珀色的光盘。随着他走到明处，火光照亮了他肩膀上黑白相间的皮毛。他高高竖起长长的尾巴，鼓舞大伙儿的士气。

他的这个举动效果并不明显，其他猫仍然战战兢兢地在草地上爬着走。这里真是个可怕的地方。怪物发出的噪声对他们敏感的听觉来说不啻响雷，而刺鼻的臭味也令他们的鼻孔痛苦不堪。

"高星，"一只灰色母猫不安地舔着尾巴，"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那只黑白相间的公猫转头对这只母猫说："灰脚，我们想找一块落脚地，可是屡次遭到驱赶。也许我们能在这

里找到住的地方。”

灰脚难以置信地说：“住的地方？这里？”她把她的幼崽拉到自己的肚子下面，“同火和怪物在一起，我的孩子可不安全！”

另外一个声音说：“但是在家里我们也不安全。”一只黑色公猫一瘸一拐地走过来，由于他的一只脚严重变形，所以跛得很厉害。他看着高星，恨恨地说：“眼瞅着影族欺负到家门口，我们却无力反抗！”

一些猫回想起那场可怕的战斗，顿时哭声一片。他们的家原本在森林边的那处高地上。一名年轻的学徒失声恸哭：“断星和他的武士们也许还在围剿我们！”

哭声引起了火堆旁一只两脚兽的警觉。它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往这边瞅。群猫立刻安静下来，身子俯得更低。那只两脚兽冲着他们这边一边大声喊一边扔来几块东西。扔过来的东西飞过他们的头顶，落在雷鬼路上后炸开了，锋利的碎片四下里飞溅。

一块碎片擦伤了灰脚的肩头，她颤抖了一下，没敢出声，蜷缩着身体护住被吓坏的幼崽。

高星悄声说：“别站起来。”

火堆旁的那只两脚兽往地上吐口唾沫，然后坐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高星站了起来。

灰脚也站起身，肩膀疼得厉害。她说："高星，这里太危险了。而且我们吃什么？我嗅不到任何猎物的气味。"

高星伸过脖子用鼻子轻轻抵住灰脚的头说："我知道你很饿。但是无论是家里，还是两脚兽地盘里或者森林里，都没有这里安全。想想看，即使是影族也不会跟来这里。这儿既没有狗的气味，那些两脚兽们也不会久留。"他转头对那只瘸脚的黑色公猫说："坏脚，你带一根须去看看能否找点儿吃的。两脚兽出没的地方肯定会有老鼠。"

灰脚看着坏脚和一只个头稍小的棕色虎斑猫离去，恨恨地说："老鼠？老鼠和腐肉一样难吃。"

她身边一只玳瑁色的猫小声说："闭嘴吧！吃老鼠肉总比饿死强！"

灰脚愁容满面，低下头去舔幼崽的小脑瓜儿。

那只玳瑁色的猫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继续说："我们必须重新找一处安身之地，灰脚。晨花需要食物和休息，她快要生宝宝了，必须养好身子。"

"说得对。"出去探路的坏脚回来了，"高星，这里到处都有老鼠的气味，我们可以在这里安顿下来。"

高星命令道："带路吧。"他晃晃尾巴，将大家召集在一起。

这些猫小心翼翼地跟着坏脚穿过草地，向高高架起的雷鬼路走去。火光照过来，使他们的影子在雷鬼路的石头墩子上飘忽不定。一个怪物从头顶呼啸而过，地面一阵震动。大家都保持安静，即使是最小的幼崽，尽管吓得浑身颤抖也不敢哭出声。

坏脚停在一个圆洞口说："在这边。"只见一条黑黢黢的隧道斜斜深入地面，还有小溪顺着斜坡流了下去。

坏脚说："水是新鲜的，能喝。"

灰脚抱怨道："我们的脚整天都得泡在水里！"

坏脚告诉她："我进去看过，水边还有些空地。至少我们在这里不用担心两脚兽和怪物。"

高星走上前扬起下巴，说："我们被影族赶出家园将近一个月，走得够远了。天气越来越凉，树叶很快就要凋零。除了留下来，我们别无选择。"

灰脚虽然心中不满，却没有再说话，随着大家一起走进黑暗的隧道。

第一章　虎掌的秘密

火心打了个寒战。他身上的毛还得再长几个月才能够抵御严寒。夜色渐渐褪去，天空终于亮了起来。尽管冻得要死，火心仍然压不住内心的得意。几个月的学徒生涯过后，他终于成了一名武士。

火心回想起昨天发生在影族营地里的那幅胜利场景：影族族长断星同他的党羽骂骂咧咧地仓皇而逃，一双双充满嫉恨的眼睛消失在密林深处。雷族帮助影族赶跑了残暴的断星，并且承诺在影族恢复实力期间，双方维持和平状态。为此，影族对雷族感恩戴德。断星不仅将影族糟蹋得不成样子，还把风族驱逐出了家园。早在火心加入雷族之前，断星就已经如同一片黑影笼罩在森林上空了。

在火心的心里，还有着另外一片黑影，那就是雷族的副族长虎掌。一想起这位令乌爪怕得要死的副族长，火心的心里便泛起一丝寒意。火心和他最好的朋友灰条帮助乌爪逃到两脚兽地盘，然后编造了一出乌爪被影族杀害的故事。如果事情真相果真如乌爪所说，那就意味着乌爪知道了虎掌千方百计想隐瞒的秘密，为了避免虎掌灭口，最好的办法就是使他相信乌爪已经死了。火心从乌爪那里得知虎掌为了当上新的雷族副族长而杀害了前任副族长红尾，并且最终如愿以偿。

火心晃了晃头，尽力不去想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他转头看看身边的灰条，灰条也冻得瑟瑟发抖。火心知道灰条此刻必定也在期盼着太阳赶快出来，但他没有开口说话。依照规矩，今晚他们守夜时不得交谈。作为一名新武士，今晚必须一边看守营地大门，一边认真思考自己刚刚获得的武士名号和地位。要知道，直到昨晚，火心的名字还是火爪呢。

半尾是第一批醒来的猫之一，这名长老此时正在长老巢穴的黑暗处走动。火心朝空地另一边的武士巢穴望去。透过巢穴四壁的树枝，他看到一个宽阔的肩膀。火心认出那是虎掌的肩膀。

高岩脚下，挂在蓝星巢穴入口处的苔藓动了一下，火心看见蓝星顶开苔藓走出来。她停下脚步，抬起头嗅嗅空气，然后悄无声息地从高岩的背阴处走出来。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蓝星的毛呈现出银灰色。火心寻思：我必须提醒她提防虎掌。蓝星和她的同胞们一样，对红尾的死感到非常痛惜，并且深信红尾是被河族副族长橡心杀害的。火心知道虎掌对蓝星的重要性，因此他一直犹豫着是否应该告诉她真相。可是，虎掌实在是太危险了，他必须让蓝星知道，在她的族群里隐藏着一个冷血凶手。

虎掌从武士巢穴里走出，与蓝星在空地边上相遇。他低声对蓝星说着什么，尾巴急促地来回晃动。

火心压制住自己上前打招呼的冲动。天虽然渐渐亮了，但在太阳升出地平线之前，火心仍不敢出声讲话。他感到越来越不耐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必须尽快告诉蓝星真相！可是，当蓝星和虎掌从他身旁经过时，他只能尊敬地低头行礼。

身边的灰条用爪子轻轻碰了碰他，然后朝前方扬扬鼻子。一轮红日出现在地平线上。

“可把太阳给盼来了，是吗？两位。”火心冷不丁被走过来和他们说话的白风吓了一跳。他和灰条同时低头致意。

白风和善地说：“不用多礼，你们现在可以讲话了，守夜结束。”昨晚，他和火心、灰条曾并肩作战，共同对抗影族。白风看着他们两个，眼中流露出惺惺相惜的神情。

火心感激地说：“谢谢你，白风。”他抖了抖身子，试图抖去毛里的寒气，“我还以为太阳永远不会升起来了呢。”

这时，学徒巢穴外传来一声冷嘲：“嘿嘿，伟大的武士开口说话了！”

是沙爪，她正充满敌意地看着他们。尘爪坐在她旁边，身上的毛黑黢黢的，使他看起来仿佛是沙爪的影子。尘爪自负地长吁了口气，嘲笑道：“英雄们也会觉得冷，这可真稀罕！”沙爪跟着呜呜直笑。

白风瞪了他们一眼，对火心和灰条说：“去找些东西吃，然后休息一会儿。”他转身向学徒巢穴走去，对沙爪和尘爪说：“走吧，你们两个。该去训练了。”

“真希望白风让他们捉一整天的蓝松鼠！”灰条一边悄悄对火心说着，一边向堆放猎物的角落走去。

火心大惑不解地问：“根本不存在蓝色的松鼠啊？”

“太对了！”灰条的眼睛闪烁着骄傲的光芒。

火心大度地说：“别怪他们。他们比我们接受训练早，如果他们昨天参加战斗，也可能成为武士。”

灰条耸耸肩膀说：“希望如此。”他走到猎物堆前，“嘿，看！我们各自一只老鼠，还可以分吃一只花鸡。”

两个好朋友衔起自己的猎物，互相对视一眼。灰条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彩：“我们现在可以到武士的餐位用餐了。”

火心附和道：“没错。”他们走到白风、虎掌和其他武士们经常吃饭的地方。

灰条大口咽下最后一口猎物，随声问道：“接下来是什么节目？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能连续睡上半个月。”

火心说：“我也一样。”

两只猫站起身朝武士巢穴走去。火心低头穿过低垂的树枝。鼠毛和长尾正在巢穴的另一边闷头大睡。

火心顶开树枝进去，看见巢穴的一处角落里有片苔藓。他过去嗅了嗅，发现这里还没有其他武士睡过，于是躺下来。随后，灰条在他旁边也躺下来。

火心听着灰条平稳的呼吸声慢慢变成悠长、低沉的鼾声，也感到精疲力竭。可是他仍然急着想和蓝星谈谈。他把头趴在地上，从这里能看到营地的入口。火心凝望着入口，等待蓝星的归来。终于，他渐渐合上双眼，不顾一切地沉入梦乡。

周围一片呼啸声，好像是森林里起了大风。雷鬼路臭气熏天，中间还夹杂着一种从未闻过的气味，更刺鼻，更令人恐惧。是火！

熊熊火焰舔舐着夜空，燃烧的灰烬四散飞出，沉入漆黑的夜晚。火堆前，一群猫的身影一掠而过，火心感到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跑开呢？

有一只猫停下脚步，朝火心这边望过来。那只公猫目光炯炯，高高地翘着尾巴，似乎向火心致以问候。一个念头闪过，火心打了个冷战，他想起雷族前任巫医斑叶说的话。斑叶曾在死前告诉他：“火将拯救族群！”那些猫似

乎并不害怕火，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醒醒，火心！”

火心被虎掌的声音惊醒，猛地抬起头来。

“你刚才在说梦话！”

火心昏昏沉沉地站起来，晃晃脑袋：“是……是的，虎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顿时紧张起来：不知自己是否在睡梦中说出了斑叶说过的话。他以前也做过类似的梦——梦境生动逼真，犹如身临其境，最后这些梦都成了现实。火心实在不愿让虎掌怀疑他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通常情况下，星族只把这种能力赐给族群的巫医。

月光透过密实的巢穴四壁照射进来，火心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睡了一整天。

虎掌对他说：“今晚由你和灰条巡逻。动作麻利点儿！”说完转身走出巢穴。

火心放下心来，虎掌显然并没有怀疑他的梦有什么异常。虽然火心没有泄露出心中的秘密，但他依然决定要将虎掌杀害红尾的事情大白于天下。

在空地边吃完了饭，火心舔舔嘴唇，灰条则卧在一旁舔梳自己腹部两边的毛。夜幕降临大地，圆月发出阴冷的光，孤零零地挂在夜空中。这几天火

心和灰条忙碌不停，只要有点儿空闲，虎掌就会下派任务，不是巡逻就是外出狩猎，搞得他们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火心一直想找机会同蓝星单独谈谈，可是每当他从繁忙的任务中脱出身来的时候，总看见虎掌伴随在蓝星左右。

火心一边清理爪子，一边巡视营地四周，期盼能看到蓝星。

灰条满嘴是毛，含混不清地问："在找什么？"

火心答了一声："找蓝星。"他放下爪子。

灰条停了下来，抬起头瞅着他，问："为什么找她？守夜以来你就一直在找，有什么打算啊？"

火心说："我必须告诉她乌爪在哪里，还要让她提防虎掌。"

灰条惊诧地说："你答应过乌爪要让大家都以为他死了。"

"我说的是让虎掌以为他死了。蓝星应该知道事情的整个经过，我们应该把虎掌干的好事全都告诉她。"

灰条压低声音急切地说："这些不过是乌爪的一面之词罢了。"

"你不相信他的话吗？"灰条这么说，令火心很是吃惊。

"你想，如果虎掌没有杀橡心，那就是说橡心是红尾杀的。我不相信红尾会在战斗中蓄意杀害另一族的副族长，这是违犯武士守则的——守则教导我们，打仗是为了展示力量和保卫家园，而不是彼此相互残杀。"

火心辩解说："我并不是要追究红尾的过错。虎掌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红尾是虎掌之前的雷族副族长，虽然火心与之素未谋面，但他清楚红尾在族群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灰条避开火心的目光："这件事牵涉到红尾的声誉。况且，除了乌爪，虎掌从未与别人有过什么过节儿。"

火心的脊背上感到一丝凉意，他讥讽道："这么说，你认为乌爪编造一整套故事，全是他与虎掌不和的缘故？"

灰条小声嘟囔："不，我只是觉得应该小心为妙。"

火心看着灰条忧虑的眼神，陷入了沉思。他了解灰条的真实想法——他们不过是刚晋升的武士罢了，身轻言微，压根儿无法向雷族里最高阶层的武士兴师问罪。

火心最后说："好吧，你可以置身事外。"灰条点点头，转过身去继续梳

理。火心不由得心中隐隐作痛。他坚信事情并不像灰条所说的只是虎掌和乌爪有过节儿这么简单。他隐隐觉得这位雷族副族长不可信。为了蓝星和全族的安危，他必须把事情的疑点向蓝星一一指出。

火心瞥见蓝星独自从巢穴走出来。未等他移动脚步，蓝星已经跃上高岩，发出召集全族的号令。火心顿时急得尾巴来回摇摆。

听到蓝星的召集，灰条的耳朵兴奋地竖立起来，说："有人要收学徒了？一定是长尾要收他的第一个学徒了，这几天他一直对外宣扬这个消息。"说着三蹦两蹦加入了空地边缘的猫群中，火心一脸沮丧地跟在后面。

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走进空地，柔软的小爪子轻轻落在坚实的土地上，低眉顺眼地向高岩走去。火心不用想就知道他在发抖——这使他显得更加年幼而羞怯。火心想：长尾不会满意的！他回想起初到营地那天长尾对自己冷嘲热讽，取笑他的宠物猫出身。火心打心眼儿里不喜欢长尾。

蓝星凝视着那只小猫说："自今天开始，在成为武士以前，你的名字就叫迅爪。"

迅爪仰起头望着蓝星，眼里不是坚毅的神情，而是惊恐不安。

火心一扭头看见长尾正向他的学徒走去。

蓝星继续说道："长尾，你曾是黑条的学徒，他教徒有方，使你成长为一名勇猛、忠诚的武士。我希望你能将这些优良品质传授给迅爪。"

长尾低头看着迅爪，脸上一副不自在的表情。但是当他们的目光相对时，长尾的眼神顿时变得温和。两只猫轻轻对触了一下鼻子。长尾小声鼓励说："嗯，好好干。"

火心心中一阵发苦，心想：哼，没错。我怎么忘了，这只小猫可是族生猫呀。长尾绝对不会这样对待我。他瞅瞅其他猫，看见他们挨个儿向这名新学徒表示祝贺，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愤愤不平之意。

灰条小声说："你没事吧？我们也会有这一天的。"

火心点点头，想象自己将来收学徒的场景，心中的郁闷立刻一扫而光，心情顿时开朗起来。他现在已经是雷族的一员了，那些陈年旧事还有什么大不了的。

第二天夜晚，满月生辉。虽然火心一心期盼着这次森林大会，但他仍在

不停地寻找机会向蓝星汇报虎掌的事情。这个想法犹如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灰条在一旁问："吃着蛆了？脸色这么古怪！"

火心看着他的朋友，很想一诉衷肠。但是他答应过要让灰条置身事外，于是说道："没事儿。走吧，我听见蓝星召唤我们了。"

两只猫走进集结在空地上的队伍。蓝星略一点头示意，转身带领众猫出发。

火心停下脚步，其他猫从他身边经过，踏上通往森林的陡峭小路。火心在路上有充足的时间与蓝星谈话，他要先理一下思路。

灰条低声问："走吗？"

"走吧。"火心屈起强健的后腿，从一块大石跳上另一块大石，渐渐地离营地越来越远。

到达小路尽头，他停下脚步大口喘气。面前是一望无际的森林。火心能听见爪子下面新落的树叶发出清脆的噼啪声。夜空里群星闪烁，就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宝石镶嵌在一块巨大的黑幕上。

火心回想起他第一次随同虎掌、狮心前往"四棵树"的那次旅程。狮心是灰条的老师，也是红尾之后虎掌之前雷族的副族长，他心肠很好。在火心第一次去"四棵树"之前，狮心已经带领过一些学徒穿越松林，经过太阳石，沿着河族边界，按既定路线往返巡视。今晚蓝星则领着他们径直穿过雷族领地。蓝星一闪身消失在灌木丛里，火心不敢怠慢，急忙快步跟上。

蓝星一马当先，虎掌跟随在后。在灰条惊讶的目光注视下，火心撵上蓝星，气喘吁吁地说："蓝星，我能和您谈谈吗？"

蓝星看了他一眼，点点头，说："虎掌，你来带队。"她放慢脚步，让虎掌从身边经过。其他猫不敢多问，跟着虎掌钻进灌木丛。

蓝星和火心放慢脚步，不一会儿就落在众猫后面。

他们继续沿着路走，厚密的金雀花丛中出现了一小片空地。蓝星跳上一棵倒在地上的大树坐下来，卷起尾巴盖住前爪。"什么事，火心？"她开口问。火心心里突然一阵迟疑。是蓝星鼓励他离开宠物猫生活加入族群中的，当别的猫因为他的出身而对他的忠诚提出质疑时，蓝星一次又一次地对他显示出

极大的信任。如果他告诉蓝星自己在乌爪的事情上撒了谎，蓝星会怎么想？

“说吧。”眼看其他猫渐渐隐没于远处，蓝星命令道。

火心深吸了一口气，说：“乌爪并没有死。”蓝星吃了一惊，尾巴随之晃动两下，但她没有打断火心的话。“灰条和我将他带到风族的狩猎地。我……我想他正和巴利在一起。”巴利是一个独行者，既不属于任何族群，也不是宠物猫，他生活在两脚兽的农田里。农田位于去往高岩的路上。高岩对于森林里所有的猫来说，无异于一块圣地。

蓝星目不转睛地盯着通往森林的小路。火心惴惴不安地望着她的脸，试图从她的表情里揣摩出什么。她生气了吗？但她那对蓝蓝的大眼睛里没有丝毫愤怒的迹象。

过了半晌，蓝星才说：“听到乌爪还活着，我很欣慰。希望他与巴利住在一起比在森林里还要快活。”

“但……但他是雷族的呀！”火心结结巴巴地说。族长对乌爪的离去表现得如此镇静，令火心既吃惊又困惑。

“生于雷族并不必然适合雷族的生活，”蓝星解释道，“你并非出身族群，但却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武士。乌爪也许会在别的地方寻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是，乌爪离开雷族，并非心甘情愿。”火心争辩说，“他是被情势所迫啊！”

“情势所迫？”蓝星注视着他，“你指什么？”

火心低头看着地面。

“说啊！”蓝星催道。

火心觉得口干舌燥，吞吞吐吐地说：“乌爪知道虎掌的一个秘密。我……我认为虎掌想杀掉他，或者使他在族群中无法立足。”

蓝星的尾巴晃动了一下，肩膀绷紧了：“你为什么会那样想？是因为乌爪知道的秘密吗？”

火心壮起胆子看着蓝星脸上坚毅的神情，硬着头皮回答说：“在那场同河族的战斗中，虎掌杀害了红尾。”火心从未见过他，但知道他在族群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蓝星眯起眼睛："同族的武士们从不会自相残杀！你同我们相处的日子不短了吧，你应该懂得这一点。"火心两只耳朵贴在脑袋上，细细琢磨蓝星的话。今晚她已是两次提到了火心的宠物猫出身。

蓝星继续说："虎掌报告说是河族的副族长杀害了红尾，乌爪一定是搞错了。他亲眼看见虎掌下的手吗？"

火心紧张地摇晃尾巴，身后的树叶也被带了起来："他说是他亲眼所见。"

"依你所说，红尾就要对橡心的死负责了。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损害红尾的声誉吗？一族的副族长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决不会在战斗中杀死另一族的副族长。而红尾是我所认识的武士中最看重荣誉的一个。"蓝星眼里笼罩着痛苦的阴云。火心意识到自己破坏了蓝星对红尾的美好回忆，感到万分沮丧，当然他也不想这样。

他小声说："我无法解释红尾这么做的原因，我只知道乌爪确信红尾是被虎掌杀害的。"

蓝星叹了口气，肩头松弛下来，眼里充满了同情。她温和地说："众所周知，乌爪富于想象力。他在战斗中严重负伤，未等战斗结束便离开战场。你敢保证他所说的场景不会是想象出来的吗？"

火心还没来得及回答，森林里传来一声吼叫，虎掌从灌木丛里跳了出来。他神色怀疑地盯着火心瞅了一会儿，而后才对蓝星说："大家都在边界处等候呢。"

蓝星点点头，说："告诉他们，我们一会儿就到。"虎掌低下头转身回去。

火心看着他离开，细想蓝星说的话。蓝星说得没错，乌爪的想象力的确丰富。火心记起自己第一次参加森林大会的情形：来自各个族群的学徒们围在一起，听乌爪讲述那次同河族战斗的故事，而那时他并没有提及虎掌。

蓝星站起身。火心跟着站起来，忽然害怕自己给朋友惹来了更大的麻烦，于是问道："你要把乌爪找回来吗？"

蓝星怀有深意地看了

他一眼，淡淡地说："他在那边也许会更快乐。我们要让大伙儿都以为乌爪已经死了。"

火心吃惊地睁大眼睛望着她。蓝星想对全族撒谎！

蓝星继续说："虎掌是一名伟大的武士，只是他生性自负。他的学徒没有逃走而是死于战斗，这会令他更有面子，同时也对乌爪更有利。"

火心大胆地问："你怕虎掌会找上门去吗？"也许他的话对蓝星起作用了，哪怕只有一点点？

蓝星不耐烦地摇摇头："不，虎掌兴许怀有野心，但决不会做凶手。乌爪最好被看作一位死去的英雄，而不是一个活着的胆小鬼。"

虎掌的呼唤声再度响起，蓝星从树干上跳下，闪身消失在金雀花丛里。火心越过树干，随后跟上。

他在一条溪流边撵上蓝星，只见蓝星踩着溪流中的石头跳到对岸。火心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心潮起伏不定。几天来，红尾的死因一直如大石般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口。如今他终于把这件事告诉给蓝星，但却于事无补。蓝星显然不相信虎掌会是一个冷血凶手。最糟糕的是，连火心自己也开始怀疑乌爪的话的可信度了。他跳上对岸，冲进灌木丛里。

火心与蓝星先后来到边界处，与其他猫会合。大伙儿停留在向下通往"四棵树"的小路顶端。所谓"四棵树"，是指四棵参天橡树，每当月圆之夜，森林里的四大猫族便会在这里开会。

火心感觉虎掌在一旁窥视自己，身上的毛不由得支棱起来。虎掌是否在怀疑他和蓝星的谈话呢？火心晃了晃脑袋，让自己清醒些，他努力用蓝星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虎掌对他们的谈话产生兴趣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作为副族长，他理应多了解些与本族事务有关的情况。火心又瞅了瞅虎掌，看见这只深棕色虎斑猫两耳竖立，警觉地注视着坡下。其他猫则有些沉不住气，在虎掌周围来回踱步。虎掌目光扫来扫去，坚定的眼神无形中将大家凝聚在一起。

蓝星扬起鼻子嗅嗅空气。火心感到十分紧张，身上的毛竖立起来。蓝星随即晃动一下尾巴发出信号，雷族的武士们昂首阔步顺着斜坡走进森林大会的会场。

第二章　暗流涌动的森林大会

蓝星在会场边停下脚步，雷族众猫在她身边呈“一”字形排开。河族和影族的猫们纷纷回过头向他们打招呼。

灰条走到火心身边问：“你去哪里了？”

火心正为刚才的谈话心烦意乱，当即摇了摇头说：“没什么事。”灰条没有再问，扭过头望向会场。

他说：“嘿，你看这些影族的猫们。原先断星当政的时候，他们个个饿得半死不活，没想到现在又长得这么强壮了。”

火心顺着他的目光瞧见影族武士精神饱满的样子，惊诧道：“说得不错。”

灰条揶揄道：“别忘了，上次他们可全靠我们帮忙，才赶走了断星。”

火心莞尔一笑，忽然听白风淡淡地说：“上次的事影族也同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应该钦佩他们复兴的决心才是。”说完，他朝着聚在橡树下的一群武士走去。

“呼！”灰条吁了口气，不好意思地看看火心。

年轻的武士都围着场地边坐。哪名是学徒，哪名是武士，火心一眼便能认出——因为学徒们都长着柔顺的绒毛，圆圆的脸盘和胖乎乎的爪子。

这时，有两名武士带了一名学徒走到灰条和火心面前，那名学徒长了一身棕色的毛。火心认出其中那只灰色虎斑猫是影族的武士，但另一只正在说话的棕黑色虎斑猫却很面生。

灰色的虎斑猫说：“嘿！”

火心礼貌回复道：“你好，湿脚。”眼睛盯着那只棕黑色公猫。

湿脚说：“这位是河族的黑掌。”

灰条和火心点点头算是打招呼。那名学徒胆怯地走上前。

湿脚说：“这是我的学徒橡爪。”

橡爪抬头瞧着火心，眯缝着双眼，一脸好奇的样子，说：“嘿，火心。”火心点点头。

湿脚说："我听说上次事情之后，蓝星封你为武士。这真是可喜可贺呀！守夜那晚一定冻得要死吧？"

灰条大发感慨地说："可不是嘛！"

火心看见虎掌正和一只母猫在巨岩旁交谈，那只母猫身上长着金黄色斑点，毛色十分光鲜。火心于是问道："那是谁？"

河族武士黑掌小声说："噢，那是我们的副族长豹毛。"

火心想起河族前任副族长橡心，不由得背上泛起一丝寒意。这时蓝星跃上巨岩宣布大会开始，这下火心不必再费心应酬黑掌了。同蓝星站在一起的还有两只猫，其中年纪大点儿的一只黑色公猫大声招呼大伙儿在巨岩下集合。火心认出他是夜皮，心里感到十分诧异。难道夜皮当上影族族长了？

众猫来到巨岩前，各自寻找位子坐下。蓝星高声宣布道："本次大会，我们雷族向大家引见我们的新任巫医黄牙。"黄牙是一名长老，长着厚厚的皮毛，口鼻部扁平。黄牙投奔到雷族时，火心还在学徒期。他花了一整月的时间照顾黄牙的伤。此时她正襟危坐，两耳微微蜷缩，在大家的注视下显得有些不习惯。她的目光在猫群中缓缓扫过，当迎上影族的新任巫医奔鼻的目光时稍做停留。两只猫相互点头致意，黄牙的耳朵舒展开来，火心也跟着松了口气。

蓝星又说："我们还要引见武士队伍中的两个新面孔——火心和灰条。"火心昂首挺胸，看见众多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紧张地来回摇晃尾巴。

夜皮上前几步，立在巨岩的最高处宣布："我是影族的现任族长夜皮。我的前任——断星破坏了武士守则，我们已将他赶下台了。"

灰条小声对火心说："他没有提我们帮忙的事。"

夜皮继续说："奔鼻从祖先神灵那里得到授意，选择我做影族族长。我还没来得及前往'母亲嘴'接受星族赐予的九条性命，但也迟不过明晚月圆之夜。在月亮石边守夜后，我的名字就会改为夜星。"

猫群中一个声音问："断星去哪儿了？"发问的是雷族武士霜毛，她是一只雪白的母猫。

夜皮回答："我们权当他已离开丛林了，同他一起被流放的还有几名武士。他不会再回来了，因为他知道回来也是死路一条。"

火心听到霜毛对身旁一只体态臃肿的棕色母猫说："希望如此。"

河族族长钩星走上前，说："希望断星一去不复返，他的野心对大家都是个威胁。"

钩星等一片附和声平息下去后接着说："断星当政时，我答应他开放我们的狩猎地。但如今影族族长已换，该协议至此终止。我们河族的狩猎权不再对影族开放。"

河族猫群响起一阵欢呼，但火心注意到夜皮背上的毛竖了起来，不由得心中一阵紧张。

夜皮提高声音说："断星虽然下台，可是影族的需要没有改变，我们食物短缺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那份协议是你和影族全体订立的，可不是你们两位之间的私事。"

钩星一下子跳起来，转身对着夜皮。他的双耳紧贴脑袋，嘴里嘘了一声，显然十分不满。两只猫一时间均不再说话。

蓝星闪身来到他们中间，淡淡地说："影族近来损失了不少猫，食物不会再像以前那般短缺了。夜皮，你真的想要河族的鱼吗？"

钩星又嘘了一声，夜皮也毫不示弱地盯着他。

蓝星提高嗓门说："断星和他的党羽已经被你们赶跑了！他强迫钩星交出狩猎权，那是违背武士守则的。"

火心忐忑不安地在下面听着，注意到夜皮的利爪已经从脚掌的肉垫中伸了出来，但蓝星的眼睛眨都不眨一下，那双湛蓝色的眼睛在月光下显得更加清澈明亮。只听她厉声说："别忘了，你还没有从星族那里得到九条性命，就敢提出这些要求吗？"

火心心中的弦绷得紧紧的，身上的毛都竖立起来。所有的猫都在等待夜皮的反应。

夜皮怒气冲冲地移开目光，尾巴从一边晃到另一边，一句话也不说。

蓝星见他服软，也放缓语气说："大家都理解过去数月来影族所经受的苦难，所以我们雷族才答应让你们休养生息。"她转头瞧着钩星，说："我想钩星对此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钩星眯着眼说："但前提是影族不能进入我们河族的领地。"

火心松了口气，身上的毛顺了下来。他知道此番较量无异于一场搏斗，蓝星竟然敢同时向两名强大的武士发出挑战，这令他越发感到蓝星了不起。随着巨岩上气氛的缓和，大家提到嗓子眼儿的心又放回肚里，猫群中响起七嘴八舌的附和声。

夜皮说："好吧，钩星，我们不会进入你们的领地。蓝星说得不错，我们不需要你们的鱼。不管怎么说，风族已经离开了他们的领地，我们可以去高地那边狩猎。"

钩星眼睛一亮，附和道："不错，我们都有更多的猎物了。"

蓝星猛然抬头说："不行，风族必须回来！"

钩星和夜皮齐齐盯着蓝星，问："为什么？"

夜皮提醒道："如果我们共享风族领地的猎物，我们的幼崽就能填饱肚子了。"

蓝星坚持说："这片森林需要四大猫族共同生存，就如同'四棵树'是'四'，'四季'也是'四'一样。这是星族的旨意。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风族，并把他们带回来。"

雷族猫群中响起一片赞同声。钩星说道："蓝星，你的说法根本站

不住脚。一年中并不是非得有四个季节不可。难道你愿意过万物凋敝，忍饥挨饿的日子吗?”

蓝星面色平和地说：“星族让树叶凋零，让我们忍饥挨饿，是为了土地能够休养生息，为新一轮的绿叶季做准备。这片土地养育了四大猫族世世代代，不应当在我们这一代发生改变。”

河族副族长豹毛大声嚷道：“凭什么要我们为了一个不能保卫自己领地的族群而忍饥挨饿呢?”

虎掌喝道：“我同意蓝星的话！风族必须回来。”他站得笔直，在猫群中尤为突出。

蓝星说：“钩星，河族领地的富饶多产是众所周知的事。你们已经拥有河流和其中的鱼，为什么还要多余的猎场呢?”钩星移开目光，没有回答。

火心发觉河族猫们听到这里时脸上都是一副焦虑的样子，不由得暗自诧异。

蓝星接着说：“夜皮，风族是被断星赶走的。”顿了顿后又说：“我们正是为此才帮助你们将他赶下台的。”

火心的眼睛眯缝起来，他知道蓝星是在含蓄地提醒夜皮要知恩图报。

夜皮双眼似闭非闭。时间似乎一下子慢了下来，那一刻就如一年般漫长。最后，他睁开眼睛说：“好吧，蓝星。风族可以回来。”火心瞧见钩星怒气冲冲地转过头去，眼睛眯成一条线。

蓝星点点头，说：“钩星，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必须找到风族并将他们带回家园。在此之前，任何族群不得在他们的领地里狩猎。”会议至此结束，众猫纷纷准备返回。火心待在原地，出神地望着巨岩上的三位族长。蓝星与钩星对触了一下鼻子后跳下巨岩。钩星转身看着夜皮，相互间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火心身上的毛腾地竖立起来。难道夜皮同意风族回来，只是在和蓝星虚与委蛇吗？火心朝周围望了望，瞧见虎掌满面怒容，刚才的一幕显然也没有逃过他的眼睛。

转念间，火心已知道虎掌的反应为何如此强烈了——族群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他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影族得到雷族的拼死相助方才赶走了断星，如今他们怎么能忘恩负义，和河族沆瀣一气呢?

第三章　醒醒，重大任务！

蓝星带领大家急急忙忙返回营地。留守后方的猫被他们的喧闹声吵醒。当蓝星他们穿过入口处的金雀花丛时，被吵醒的猫们睡眼惺忪地纷纷走出巢穴。

半尾招呼说："有什么新闻吗？"

柳带问："影族也到场了吗？"

蓝星神色凝重地说："是的，他们也在那儿。"她绕过柳带，跃上高岩。若在往日，她会高声招呼大家开会，但此时已无必要——众猫早已齐集在高岩下。虎掌也跳上去站在蓝星旁边。

蓝星说："今晚，族群之间发生了点儿摩擦。我认为钩星和夜皮有可能结成新的同盟。"

灰条吃力地在火心旁边挤出一小块地方坐下，然后问："这怎么可能？夜皮不是已经同蓝星达成一致了吗？"

"夜皮？"一只眼低沉的嘶声从猫群后方远远传来。

蓝星解释道："他已经被选为影族族长，准备在明晚前往月亮石。"

"没有事先得到星族的许可，谁都不能在森林大会上代表本族发言。"一只眼嘴里咕咕哝哝，但所有在场的猫都听见了。

蓝星向这名长老点了点头，回答说："他得到了影族的认可，一只眼。我们不能无视今晚他所说过的话。"一只眼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显得很不满意。蓝星抬起头对大家说："在大会上，我主张把风族找回来，不过钩星和夜皮对这个提议不以为然。"

灰条高声说："他们不可能因为这个问题而结成同盟的，是吗？在狩猎权的问题上他们双方几乎干起仗来。"

火心扭头对他说："难道你没有瞧见他们在大会结束后交换眼色吗？他们都对风族的领地感到眼红。"

坐在白风身边的沙爪问："这是为什么？"

白风回答："我怀疑影族是在有意隐藏实力。夜皮的野心超乎我们的想象。"

柳带大声说："但是河族这么做有什么好处？河里的鱼足以使他们饱腹。去高地捉善跑的兔子，路程可不近哟！"

斑尾是昔日族群里最漂亮的猫，如今因上了年纪声音变得嘶哑低沉。她开口说："在大会上，河族里有些长老说两脚兽占据了他们的部分河段。"

霜毛说："没错。他们说两脚兽们在河边扎起帐篷，把鱼儿都吓跑了。他们也只能躲在灌木丛里，饿着肚子在一旁眼睁睁地瞧着。"

蓝星想了一会儿，说："如今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不能采取任何可能拉近影、河二族的举动。奔风、尘爪，你们负责夜间巡逻。"

一阵冷风吹过，树上的枯叶发出咔咔的声响。众猫一边窃窃私语，一边返回巢穴。

夜晚，火心做了一个梦！梦里一片漆黑。不远处就是雷鬼路，那里轰鸣隆隆、臭气熏天。雷鬼路上的怪物们此起彼伏的尖啸声震耳欲聋，刺眼的灯光晃得他睁不开双眼。

突然，透过喧闹，他听见一只幼崽微弱的哭声。那撕心裂肺的恸哭声夹杂在怪物们发出的轰鸣声中。

火心猛然惊醒。那个哭声犹在耳畔，久久不能平息。寂静中只听得身边的武士们鼾声如雷。巢穴中央处不知谁在说梦话，听起来像虎掌的声音。火心心潮起伏，难以重返梦乡。于是他轻手轻脚走到巢穴外。

巢穴外一片漆黑，天空中群星璀璨，此时正是深夜时分。幼崽的悲声恸哭仍回荡在火心的耳边，他朝巫医巢穴走去。空气中飘荡着黑条和长尾的气味，他们在值班。

火心来回走了几步，心情渐趋平静。他对自己说："想必大家都在做雷鬼路的梦吧。"他漫步回到巢穴，找到自己的窝躺下，合上双眼，只听灰条在梦中嘟嘟囔囔说梦话。

火心在熟睡中被灰条的声音唤醒，他发觉灰条在捅他，火心不满地说："别闹！"

灰条小声说："快醒醒！"

火心问："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用巡逻！"

"蓝星要见我们，就现在。"

火心拖着四肢跟随灰条走出巢穴，脑子昏昏沉沉的。天边已出现了一抹朝霞，营地周围的丛林间晨雾霭霭。

他们俩一路小跑，来到蓝星的巢穴前低声通报。

"进来！"巢穴内传出虎掌的声音。火心想到参加森林大会的途中和蓝星说的一番话，不由得提心吊胆。蓝星有没有告诉虎掌呢？灰条拨开挂在入口处的苔藓走进巢穴，火心忐忑不安地跟在后面。

蓝星昂首挺胸端坐着，两眼闪闪发亮。虎掌站在光滑的砂石地中央。火心仔细观察他的表情，发现他的眼神如往常一样冰冷、淡漠。

蓝星开门见山地说："火心、灰条，我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

火心重复了一句："任务？"心里的担忧一扫而光，立刻感到无比地轻松和兴奋。

蓝星命令道："我要你们找到风族，并把他们带回家园。"

虎掌呵斥："先别高兴得太早，这项任务可能很危险。我们对风族的去向一无所知，你们只能依靠他们留下的气味去寻找——也许还要进入敌族的领地。"

蓝星说："上次你们随我一同前往月亮石的时候，途经的地方便是风族的领地，对于他们的气味你们应该不会陌生吧！另外，你们还熟知高地那边两脚兽地盘的方位。"

火心问："只有我们两个吗？"

虎掌说："其他的武士需要留在营地。落叶季就要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多地狩猎，未来几个月可捕不到什么猎物。"

蓝星点头说："虎掌会帮助你们准备这次出行。"火心如芒在背：蓝星一如既往地信任虎掌，为什么偏偏自己就不信任虎掌呢？

蓝星继续说："你们要尽快出发，祝你们好运！"

灰条向她保证："我们一定会找到风族。"

火心定了定神，点头称是。

虎掌陪他们一同走到外面："你们还认得去风族领地的路吗？"

"哦，记得，虎掌。我们才刚刚……"

火心急忙插嘴打断灰条的话："刚刚在几个月前去过那里。"他瞪了灰条一眼，提醒灰条小心说话。灰条差点儿就把几天前他们和乌爪去过那里的事情泄露出去。

见虎掌没有作声，火心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虎掌有没有注意到灰条一时失口呢？

隔了好长一会儿，虎掌问："你们还能回忆起风族的气味吗？"

火心暗暗吁了口气。

他们俩点了点头。火心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在金雀花丛中找寻风族的画面。

虎掌顿了顿，接着说："出发前去黄牙那里取些药草。它能帮助你们增加体力、忍受饥饿。别忘了，夜皮今晚要去月亮石，路上别撞见了。"

火心回答："是，虎掌。"

灰条信心满满地说："我们决不会让夜皮发现行迹的。"

虎掌说："希望如此，去吧！"他没再多说，转身走开了。

灰条不满地说："连句祝福话都不说。"

火心半开玩笑地说："也许他认为我们不需要。"两只猫经过空地向巫医巢穴走去。火心暗自寻思：虎掌对待他们的态度与对待其他武士的态度并无差别——难道他并不像乌爪认定的那样是个阴险的家伙吗？已是晌午时分，天气依旧很冷。不过随着白昼一天天缩短，火心身上的毛也越长越厚，因此也不觉得十分寒冷。

巫医巢穴位于香薇通道的尽头。尽头处是一片阴暗狭小的空地，在空地的一角有一块裂开的大石头，石缝中便是巫医巢穴了，斑叶以前就住在里面。火心想起那位温柔的玳瑁色巫医，心中隐隐作痛。自从斑叶死后，火心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灰条叫喊道："黄牙！我们来取一些药草，出远门用！"

岩石的裂缝内响起低沉嘶哑的应答声，黄牙从裂缝中走出来，问："你们要去哪里？"

火心美滋滋地说："我们奉命去寻找风族。"

黄牙大声说："成为武士后第一次执行任务吧？恭喜恭喜！我给你们拿药草去。"说着转身离开，不一会儿嘴里衔着一小捆干草叶回来了。她把药草放在地上说："慢用！"

火心和灰条吃着这些药草，嘴里什么味都没有。灰条啐口唾沫，说："味道还是这么难吃。"火心点点头，脸部轻轻抽搐了一下。上次他们随同蓝星前往月亮石的时候，斑叶给他们吃的也是这种药草。

灰条咽下最后一口药草，用鼻子顶顶火心的肩头说："好了，细嚼慢咽的家伙！出发吧！"他同黄牙道了声别，从裂缝中冲了出去。

"等等我。"火心说着，也站起身往外走。

黄牙在身后喊道："再见！祝你们好运，年轻的武士！"

夹道中，火心听见微风拂过金雀花丛，发出沙沙的声响，好像在悄声叮嘱他们："一路顺风！多保重！"

第四章　追踪风族

火心和灰条刚刚走出营门，迎面差点儿和白风撞个满怀。白风正带领尘爪和奔风前往森林里进行夜间巡逻。

火心停下脚步，喘着气说："对不起！"灰条也停住脚步。

白风低头致意，说："我听说二位要外出执行任务？"

火心回答："是的。"

白风神情郑重地说："愿星族保佑你们。"

尘爪调侃道："你们去干什么？捉老鼠吗？"

身材瘦削的虎斑猫奔风附在尘爪耳边窃窃私语了几句。尘爪脸色微变，琥珀色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原先轻蔑的神情早已不在。

巡逻队让开道路让火心和灰条通过，他们俩走过去爬上了沟。

他们朝着"四棵树"方向一路走去。由于这一趟是出远门，为了保存体力，火心和灰条都不多说话。他们在"四棵树"的斜坡上停下了脚步。

高地上刮起了刺骨的寒风，因为身上长有厚厚的毛，所以灰条并不觉得十分冷。他抱怨道："这里是不是总刮风啊？"

火心朝周围望了望，说："大概是因为没有树吧。"这里虽是风族的领地，火心却没有嗅到风族的气味。他心里惴惴不安，小声说："你闻到河族的气味了吗？"

灰条扬起鼻子嗅嗅后说："没有闻到。你认为他们会在这里？"

火心紧张地说："也许吧。他们有可能趁风族不在趁机捞一把，特别是他们已经知道风族快回来了。"

灰条悄声说："嗯，我现在什么都闻不到。"

两只猫全身戒备地走在一条被灌木遮蔽的小路上，拨开荆棘，地面上是冻结成块的泥煤。

火心嗅到一股新鲜的气味，他停下脚步，低声对灰条说："你闻到了吗？"

“是的。”灰条悄声回答，身子几乎贴在地面上，“是河族！”

火心俯下身子，以兔耳朵露出灌木丛。灰条抬起头从灌木丛上方望去，小声说：“我看见他们了。他们正忙活呢！”

火心小心翼翼地抻长脖子观望。

金雀花丛中，只见四名河族武士正在围捕一只兔子。火心认出其中一个曾在森林大会上见过，记得他叫黑掌。只见他张开利爪来回扑击，却被那只兔子成功地躲开。

火心和灰条赶紧俯低身子，腹部贴在冰冷的地面上。

灰条悄声讥讽：“他们可不怎么擅长抓兔子呀。”

火心说：“河族更善于捕鱼。”这时，那只惊慌失措的兔子突然朝他们这个方向跑来，接着，河族猫的脚步声也尾随而至。火心一下子慌了，说：“他们朝这边来了！我们快躲起来！”

灰条说："跟我来！这边有獾的气味。"

火心说："有獾？安全吗？"他记得半尾便是在同一只性情暴戾的老年獾的搏杀中失去尾巴的。

灰条肯定地说："别担心，气味虽然很浓但不新鲜，附近一定有个獾废弃的老巢。"

火心嗅了嗅，闻到一股浓烈的气味，和狐狸的气味很相似。他说："你能肯定是废弃的巢吗？"

灰条回答："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快点儿，我们得离开这里了。"说着迅速穿过低矮的树丛。灌木丛里的沙沙声不绝于耳，河族武士正向他们靠近。

"在这里！"灰条用肩头顶开一簇灌木，地面上露出一个沙洞。"进去！獾的气味会遮掩住我们的气味。等他们离开，我们再出来。"

火心、灰条先后钻进洞里，洞内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獾的气味。这时头顶上响起爪子落地的砰砰声，他们知道河族武士此刻就站在头顶，顿时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只听一名河族武士叫道："这里有个獾穴！"火心听出那是黑掌刺耳的声音。

另一名武士说："是个废穴吧？也许兔子就藏在里面。"

黑暗中火心感觉到灰条的毛竖立起来。他伸开爪子，注视着洞口，准备和进来的河族武士搏斗一番。

忽听黑掌说："等等！气味往这边去了。"头顶上方一阵嚓嚓的声响，河族的武士们终于远去。

灰条缓缓舒了口气："你觉得他们走了吗？"

火心说："我们再多待会儿，确保他们全都离开了。"

过了半晌，洞外再无动静，灰条顶顶火心说："来吧。"

两只猫提心吊胆地走出洞穴，河族武士已不见踪影。微风拂过，吹去火心和灰条身上獾的气味。火心对灰条说："我们去找风族大本营。那里是我们能够追踪到他们气味的最佳地方。"

"没错。"灰条回答。

他们在灌木丛中缓慢行进，嘴巴微张，以便尽可能嗅到风族武士的气味。他们在一块高出金雀花丛的平滑巨石下停住脚步。

灰条自告奋勇地说："我爬上去看一下。"

"好吧，别把头抬得太高。"

灰条攀上岩石，俯低身子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后，便跳下来回到火心身边。他朝一个方向扬了扬尾巴，说："我看见那边有一块地方没有灌木覆盖，应该是一处凹地。"

火心说："走，看看去。那里有可能是风族的营地。"

灰条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那里是唯一能够避风的地方。"

他们来到凹地边。这片凹地就好像是被天上下来的星族武士们踩踏出来的一般，里面还长满了与地面齐平的金雀花。

火心闻到许多猫的气味，有老的有小的，有公的有母的，当中还夹杂着猎物的气味，但是猎物早已被乌鸦们叼净吃光了。这块营地显然已经被废弃多时。

火心顺着斜坡跳进花丛里，金雀花从他的身上擦过，撩拨他的鼻子，令他直流鼻涕。他听见跟在身后的灰条骂骂咧咧，似乎被花刺刺伤了耳朵。经过一番艰难行进，他们来到一片空地。空地里虽然是沙子地面，却早已被历代的风族猫们踩踏瓷实。空地尽头处有块岩石，由于经年的风吹日晒，岩石的表面十分光滑。

火心喃喃说道："这里就是他们的大本营了，不会错的。"

灰条用爪子揉着疼得火辣辣的鼻子说："这里的天然防御这么好，我简直无法相信断星能把风族赶走！"

火心说："看起来他们打了场恶仗。"营地的毁灭程度着实令他们大为震惊。地面上血迹斑斑，到处是打斗中掉落的毛。用苔藓铺成的窝铺被从巢穴内拖出来，撕成碎片。四处弥漫着陈旧的影族气味和惊慌失措的风族气味。

火心强抑住呕吐的欲望，说："我们找找从这里逃离出去的气味痕迹。"说完，开始在空气中仔细搜寻，循着最浓烈的气味走来走去。灰条随他来到金雀花丛一处狭窄的裂隙。

他们努力挤过裂隙，灰条发牢骚说："风族猫的体态必定比我记忆中的还要小。"

火心看着自己的好朋友，觉得十分好笑。气味的踪迹已越来越清晰——

绝对是风族留下的，气味混杂刺鼻，猫的数量还不少。火心低头看到地上有多处风干的血迹，忧心忡忡地说："是这个方向。"即使经历了两个多月的风吹雨淋，这场灾难的痕迹也没有被完全抹去。火心眼前浮现出一幅风族大败溃逃的景象，对影族的行为更是感到愤愤不平。

他们循着气味一直追到高地的远端，方才停下脚步歇息。再往下就是两脚兽的农田。太阳开始落山了，宝塔状的高石山影子映在地面上。

火心喃喃自语："不知道夜皮在不在那里。"神圣的月亮石就在高石山下的洞穴深处，猫族的所有族长都要在那里做一个梦，在梦里与星族会面。

"哼，我可不想去那里找他！"灰条说着，用尾巴朝两脚兽的广袤农田晃了晃，"那里有许多两脚兽、老鼠和狗，所以不用担心会撞见夜皮！"

火心点了点头，回想起上次同蓝星、虎掌经过那里时，在老鼠的围攻之下几乎丧命的事。幸亏独行者巴利赶来相救。在那次战役中，蓝星失去了一条命。想起这件事，火心的心里就像针刺般隐隐作痛。

灰条问火心："你认为我们在那里能找到乌爪的行迹吗？"

火心神情凝重地说："希望能找到吧！"自从上次在高地上目送乌爪消失在暴风雨中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乌爪。乌爪在巴利的领地生活得是否安全呢？

两只猫顺坡往下走，仔细地搜寻每一寸地方，以确保不遗漏风族的踪迹。

风族的气味通往一片草地。灰条说："他们不像是往高石山那里去了。"两只猫沿着草地边缘走到一排树篱前，风族也曾在此处停留过。他们循着气味穿过草地，走到两脚兽铺的一条路上，这条路径直通向一片矮树丛。

灰条说："看！"只见矮树丛里到处都是猎物白森森的骨头，最稠密的香薇丛下面还散落着苔藓铺成的窝。

火心惊诧地说："风族一定是曾经想在这里住下来。"

"那他们为什么要走呢？"灰条嗅嗅空气说，"气味都很陈旧了。"

火心耸了耸肩膀，他们循着气味走到一片稠密的树篱中，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穿过树篱来到一块草地边，一道宽大的轮辙从一条窄沟上轧过。

灰条纵身一跳，跃过窄沟，落在那道轮辙上。火心四处张望，看到远处有一片黑黢黢的轮廓，悄声说："站住！灰条！"

"怎么了？"

火心指了指前方："看那边，那是两脚兽地盘！巴利的领地一定离这儿不远。"

灰条的双耳紧张地扭动："那里有狗啊！风族绝对是从这条路走的，我们得赶紧，必须在日落前通过两脚兽地盘。"

火心想起巴利曾告诉他，两脚兽们会在夜间松开狗链，现在正是傍晚时分。他点了点头，说："也许风族是被狗撵出了树林。"想到乌爪，火心顿感焦急不安，问道："你想他能找到巴利吗？"

灰条说："谁？乌爪吗？我们都能找到，他为什么找不到呢？可别低估了乌爪，还记得那次虎掌派他去蛇岩吗？他抓了一条毒蛇回来！"

火心回想起了往事，见灰条已从轮辙上跳了过去，于是加快步伐跟上。

两脚兽的巢穴里传出几声愤怒的狗吠声，然后便归于平静。太阳落山后，天气骤然转冷，草地上结起一层雾气。

灰条问："我们还继续往前走吗？万一气味通向高石山怎么办？夜皮现

在绝对在那里。”

火心扬起鼻子嗅了嗅枯黄的香薇叶子，嗅到一股风族的气味，他的精神为之一振，说：“我们最好继续往前走，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停下。”

寒风中夹杂着另一种气味——雷鬼路就在附近，灰条抬起头也嗅到了。两只猫面面相觑，满脸困惑。随着一路前行，那股味道越来越浓，忽然他们听到远处传来雷鬼路上怪物们的尖啸声。他们加快脚步，一直走到雷鬼路两侧的树篱边，不料风族的踪迹在这里突然消失了。

灰条停下脚步四处张望，心里犹豫不决，不过火心依稀能够嗅到一股恐惧的气味。他在篱笆边的阴影里边走边嗅，走到一处树篱稀疏的地方，说：“是这里了。”眼前浮现出一幅心神疲惫的风族猫们透过树篱望着雷鬼路的景象。

灰条来到火心身边，轻声说：“大多数风族猫很可能还是第一次见到雷鬼路。”

火心诧异地看看灰条，他从未见过风族的猫——早在他成为学徒之初，风族已被赶出森林。他迷惑地问：“他们不巡逻边界吗？”

“你见过他们的领地了——非常荒凉，不容易狩到猎物，我想他们大概从未想到会有别的族群去那里抢食。毕竟，河族拥有河流，遇到好的年头，我们树林里的猎物也很丰富，因此，谁也不稀罕他们领地里那些骨瘦如柴的兔子。”

在树篱的另一边，一个怪物打着灯光呼啸而过，风呼呼地透过树篱吹乱了他们身上的毛，吓得他们缩成一团。呼啸声逐渐远去，他们小心翼翼地站起身，在树篱底部嗅来嗅去。

“这下面有踪迹。”火心挤过树篱，树篱另一边是沿路播种的草地。灰条也挤了过来。

但是气味到这里又消失了。

火心说：“他们要么原路返回，要么就是穿过了雷鬼路。你往四周看看，我去路那边看看。”火心表面上还算镇定，其实心里早乱成了一团：他们走了这么远的路，无论如何不能无功而返。

第五章　居住在隧道的族群

火心耐心等着，一直等到周围再无响动时才走到雷鬼路边。雷鬼路绵延伸向远方，宽阔的路面静静地散发出阵阵油味。火心向前疾奔，虽然地面又冷又湿，他还是一口气冲到路对面的草地上。

空气被雷鬼路和怪物们发出的气味搅得污浊不堪，火心强忍着难受走到树篱边，却仍未搜寻到风族的踪迹，他心里一沉。

这时，一个怪物忽然从这里经过，火心冷不丁被吓了一跳。他从树篱下爬过去趴在地上，身子不住地颤抖，心里又急又怕，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方才那个驰过的怪物卷起一阵风，风里隐隐约约夹杂了一些气味，火心仔细嗅了嗅。风族在这里！

火心急忙大声呼唤灰条，不一会儿，灰条穿过雷鬼路来到火心这边。

灰条气喘吁吁地问："有什么发现吗？"

火心说："还不能确定，我闻到一股气味，但不能确定它是从哪里传来的。"两只猫挤过树篱。火心朝他们前面的那片空旷地带扬了扬鼻子，问："你熟悉那里吗？"

灰条回答说："不熟。我想还没有哪个族群的猫能来这么远的地方。"

火心忧心忡忡地说："希望风族可以。"避开雷鬼路上气味的干扰，踪迹顿时变得清晰起来，他们越发肯定风族绝对是从这条路走的。两只猫加快步伐穿过草地。

灰条忽然警觉地说："火心！"

"什么事？"

"你看！"

火心停住脚步抬起头，在来往怪物的灯光照亮下，他看到前方的雷鬼路高高拱起，路下面是巨大的石头墩子。另一条雷鬼路则向另一个方向下行，消失在黑暗里。

灰条朝一株高高的蓟草点了点头，说："闻闻这个！"

火心嗅了嗅，发现是风族刚留下不久的气味。

灰条说："他们一定在附近某处逗留过！"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这简直就是意外之喜。两只猫对视了一会儿，默不作声地向雷鬼路走去。

灰条问："风族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

火心阴沉着脸说："我猜是因为在这里不必担心断星的追捕吧。"这时他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马上停住了脚步。

灰条问："怎么了？"

火心缓缓说："风族之所以躲藏在雷鬼路附近，一定是不希望被发现。如果我们在白天拜访，而不是在深夜里不期而至，会更容易获得他们的信任。"

灰条问："你的意思是我们能歇会儿喽？"说着一屁股坐在地上。

火心说："我们去找个地方睡上一觉，天亮后再走。你饿吗？"灰条摇了摇头。火心说："我也不饿。不知是药草的缘故，还是雷鬼路臭气的缘故，我觉得有些恶心。"

灰条向四周望了望，问："我们在哪里睡觉？"

火心早已注意到前方地面上有一块漆黑的阴影，便问："那里是什么？"

灰条迷惑不解地说："兔子洞吗？兔子住进去还凑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里不会有獾！"

火心提议："过去查看一下吧。"

走近些，却见那个洞其实比獾洞还要大。那个洞由石头堆砌而成，平整光滑。火心上前嗅了嗅，然后用前爪摸了摸洞的边缘，小心翼翼地伸进洞内，感觉到一条石头通道斜斜延伸入地下。他说："我能感觉到有风。"漆黑里传来阵阵回音，火心冷不丁地吓了一跳，赶紧缩回爪子。

灰条问："洞里是空的？"

"嗅起来像是空的。"

"走吧。"灰条在前头

领路进入隧道。

向下前行没多远，隧道便折为平路。

火心停下脚步嗅嗅潮湿的空气，这里只有雷鬼路发出的臭味。这时头顶上响起一阵轰鸣声，爪下的地面一阵颤动。难道雷鬼路就在他们头顶吗？他抖了抖身上的毛，见他的朋友缩成一团躺在地上已准备睡觉了。火心挨着灰条蜷成一团，他闭上酸胀的眼睛，心里默想森林里轻柔的微风和树叶的沙沙声。这里虽然远远比不上家里的暖巢舒服，但疲惫之下也顾不得许多，不久火心便沉沉入睡了。

当火心再度睁开双眼的时候，隧道尽头已出现了一线灰蒙蒙的光亮。这一晚睡在冰冷坚硬的地上，睡得他浑身的骨头酸痛难忍。他撞了撞灰条，灰条咕哝说："到早上了？"

火心回答："快了。"说着站起身子。灰条伸了个懒腰也站了起来。

火心抻长脖子往光亮处瞅了瞅，说："我认为应该朝那个方向去。这条隧道刚好从雷鬼路下穿过，走隧道也许更接近——"说到一半，火心的话音顿住了，他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来称呼昨晚他们见到的那团盘绕在一起的雷鬼路。身边的灰条点了点头，他们走在黑暗中，谁也不说话。

没走多久，火心便看见前方出现了一处亮斑。他们加快脚步，爬上一段陡峭的短坡就出了隧道。外面已是晨光微现。

隧道外是一片荒地，两边雷鬼路环绕，还有一条雷鬼路高高地架在半空。草地中央燃着一堆篝火，有几只两脚兽围着火堆睡觉，其中一个翻了个身子继续睡去，另一个则在说梦话发牢骚。尽管雷鬼路上噪声不绝、臭气熏天，却丝毫不影响两脚兽们酣睡。

就在火心紧张张望的时候，突然什么东西闯入了他的眼帘：火焰前有几个黑影攒动。是猫的影子！会是风族吗？火心望着那堆篝火和那几只猫，梦里的情景一下子又浮现在脑海里——喧闹的雷鬼路、火焰、猫和斑叶的声音——"火将拯救雷族"。

想到这里，火心激动万分，腿脚都有些软了。那是否意味着风、雷两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呢？

"火心？火心！"

灰条的声音令火心回到现实中，他深吸了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说："我们必须找到高星，同他谈谈。"

灰条问："你认为那是风族吗？"

火心回答说："你闻过他们的气味——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呢？"

灰条看着他，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我们终于找到他们了！"

火心点了点头。找到风族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他们还得让风族相信影族已经从他们的领地里撤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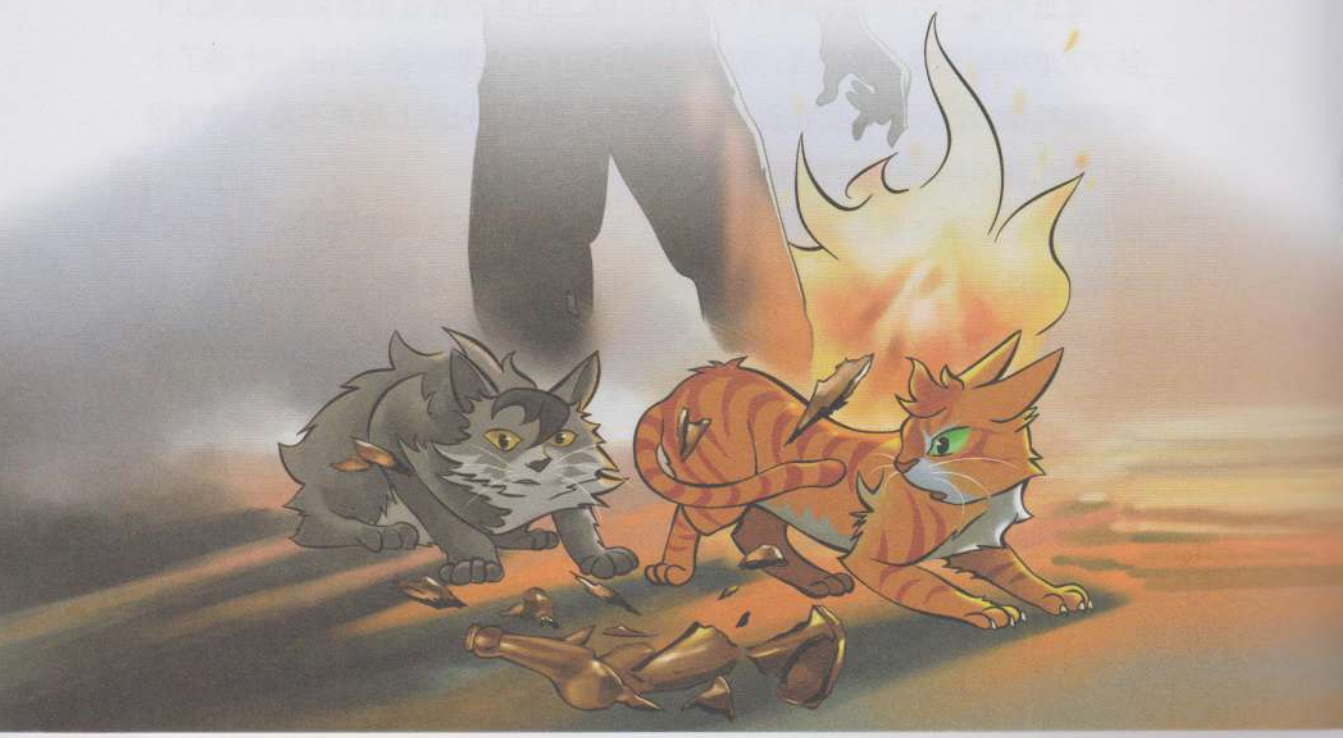
灰条迫不及待地说："快走吧！"

火心说："别着急，我们不要吓着他们。"

就在这时，一只两脚兽猛地坐起身，冲着火堆旁的那几只猫大喊大叫，它的叫声惊醒了其他两脚兽，它们也高声叫骂起来。

风族的猫立刻四散开去，火心和灰条这时也顾不上谨慎小心了，急忙紧追过去。他们从两脚兽旁边经过的时候，火心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虽然这里很危险，但他只能硬着头皮冒一回险，否则就追不上那些慌乱奔逃的风族猫了。

一只两脚兽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身前有火花闪动。火心脚下一滑，踢起一片沙尘。忽然，不知什么东西在他身边突然爆炸，许多锋利的碎片从火心身边擦过，但没有击中他。他急忙往后瞅了一眼，看到灰条睁着大眼睛紧跟



在后面，方才松了口气。

他们溜进雷鬼路下方的黑暗处，火心向前看见风族猫们正向雷鬼路的一个大水泥墩靠近。然后，那些猫接二连三地从地面上消失了。

“他们去哪儿了？”灰条惊诧地说。

“另一条隧道。”火心猜道，“快，找找去。”

他们全身戒备，向风族消失的地方奔去。跑到近前，看到了一个洞，就像他们昨晚借宿的洞一样，圆圆的洞口由石头堆砌而成，斜斜地伸入地下，里面黑黢黢的。

火心走在前面，时刻注意着风族的巡逻队。洞里的地面潮湿泥泞，竟然还有流水声。走了一段斜坡后便是平路。火心竖起耳朵张开嘴巴，这里的空气臭烘烘的，潮气很重——比他们昨晚睡觉的那个隧道还恶心。到处弥漫着雷鬼路的臭味和风族猫们身上散发出的惊惧气味。

隧道里漆黑一片，没走多远，火心的猫须感觉到隧道拐了个弯。由于黑暗中看不见对方，火心就用尾巴拍了拍灰条。灰条随即在火心身边停住脚步，两只猫一起转过拐角。

转过拐角，隧道里出现了一些光亮。原来这里的隧道顶部有一些小孔直通地面，光线就是穿过这些小孔照射进来的。昏暗中，火心看见许多猫聚集在一起——有武士、长老，还有猫后，个个瘦骨嶙峋。刺骨的寒风通过隧道顶部的小孔吹进来，将这些瘦猫身体上的那一层薄毛掀了起来。火心嗅到风里夹杂的恶臭味，差点儿呕吐出来。

这时，一只怪物从头顶呼啸而过，隧道随之震动。火心和灰条本来脑子里就绷紧了弦，冷不丁被吓了一跳，但风族的猫们却没什么反应。他们聚成一堆，眼睛半闭半合，对周遭的动静全然麻木了。

等噪声远去，火心深吸了口气，顺着墙边走到光亮处。

一只风族公猫猛地转过身，发现了火心，立刻大声发出警报。顷刻间，风族的武士们站成一排，弓背屈腿，发出凶狠的低嘶声。

火心看着面前闪着寒光的尖牙利齿，心底冒起一股寒意。这群饥肠辘辘的饿猫们准备随时向他扑过来。

第六章　惊险回家路

火心提心吊胆，和灰条紧紧贴在一起。如果他们还想活着走出去，就不能显露出丝毫的敌意。

风族武士们站在原地，等待族长的攻击命令！火心忽然发现，即使这些风族猫沦落到如此地步，仍然在严格遵守着武士守则。

一只黑白相间的公猫从武士们中间走到队列前。火心猛然认出这只公猫就是他在梦中见到的那只长尾猫，猜想他一定便是风族的族长高星了。

高星嗅了嗅空气。但是火心和灰条处在他的下风向，他嗅不到什么气味。于是，他直接走过来，火心闻到他身上散发出一股腐肉味。火心和灰条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低头看着地面，高星绕着他们走了几圈，鼻子不停地在他们身上嗅来嗅去。

最后，高星回到武士们的队伍当中，火心听见他小声说："是雷族。"风族的武士们松了口气，敌意大减，但仍然没有撤除防线。

高星面对着火心和灰条坐下，卷过尾巴盖住爪子，恨恨地说："我还以为是影族呢。你们为什么来这里？"

"我们是来找你们的。"由于过度紧张，火心的声音变得十分嘶哑难听，"蓝星和其他族的族长请你们回家。"

高星疑惑地说："我们的家被侵占了。"他眼里闪过一抹伤感，火心看了也不由有些悲哀。

火心急忙说："断星已被影族赶下台，他再也不能祸害

你们了。”

高星身后的众武士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感到不可思议。

火心催促道：“你们要尽快赶回去，影、河两族已开始在高地狩猎了，我们经过那里时，看到旧獾穴附近出现了一支河族的狩猎队。”

高星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火心急忙补充说：“但他们不善于捉兔子，应该要饿着肚子回家了。”

风族众猫们这才高兴起来。看到他们精神振作，火心也受到了感染。但他知道，对于这个已经虚弱到极点的族群，返回家园的旅程将是多么艰难漫长。火心恭恭敬敬地问：“我们能结伴一起回去吗?”

高星眼睛一亮，明白这是婉转地提出帮助。他盯着火心瞅了一会儿，最后回答说：“好吧。多谢你了!”

火心这才想起他还没有介绍自己，于是说：“这位是灰条，我叫火心，我们都是雷族的武士。”

“火心。”高星若有所思地重复道。阳光从隧道顶部的小孔照射进来，火心的毛在昏暗的隧道中俨然似火。高星称赞说：“这个名字很适合你。”

又一个怪物从头顶驰过，火心和灰条吓得缩成一团。高星莞尔一笑，晃动了一下尾巴。众武士见到族长的信号后纷纷散去。高星站起来高声宣布：“我们马上离开。”

高星在年老者和怀孕者中巡查，问：“有谁不能长途旅行吗?”

一名棕毛武士回答：“除了晨花的幼崽还太小之外，其余的都没问题。”

高星说：“那我们就轮流照顾她。”

风族的猫们个个疲惫不堪，饥寒交迫的生活磨去了他们眼里的神采。一只玳瑁色的母猫轻柔地咬住一只幼崽颈背的皮毛将他衔起，那只幼崽还不会睁眼睛呢。

高星大声问：“大家准备好了吗?”

一只跛脚的黑色公猫清点数目后回答：“准备好了。”

火心和灰条转身回到隧道入口，风族的猫们则因为久居洞中，还不能骤然走到光亮处。一些长老的眼睛适应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方才迎着微弱的阳光慢慢抬起头。火心估摸他们窝在隧道已有些时日了。高星最后一个离开隧

道，走到族群前面。

火心问："我们能带你们沿来的路返回吗？那是条近路。"

高星问："那条路安全吗？"火心看见他眼里又闪过一抹伤感的神色。

灰条说："我们来时没有遇到麻烦。"

高星晃了晃尾巴，似乎是在晃去内心的最后一点儿疑虑。他说："好吧，灰条，你同我一组，给我领路。火心和族群一起走，遇到麻烦时告诉我的副族长就行了。"

火心问："哪一位是副族长？"

高星冲那只黑色公猫点了点头，说："坏脚。"那名武士闻声竖起耳朵。

火心低头致意，离开灰条加入族群中。

当他们从高高架起的那段雷鬼路下经过时，火心仍能闻到火的气味。不过此时两脚兽早已全无踪影。灰条径直朝他和火心歇宿过的隧道走去，高星走在队首，火心和坏脚走在队尾。

坏脚警惕地问："你确定这是条活路吗？"

火心惊奇地说："这条路能从雷鬼路下穿过，你们没走过这条隧道吗？"

坏脚大声说："我们的武士在看不清前方的情况下是不会穿过雷鬼路的。"火心点了点头。坏脚说："你先走。"

火心当即向漆黑的洞内走去。

当他从黑洞内出来时，看见风族的猫们都聚在草地前，过了这片草地就是最后一条雷鬼路了。高星同灰条商量了一会儿，便带着大家走进大草地。火心和坏脚分别走在队伍的两侧。

刚走到草地中央，便有许多猫落在了队伍后面。坏脚大声喊："高星！我们需要放慢速度！"

火心转过头看见一些猫越落越远。晨花叼着幼崽也落在后面。火心寻思自从晨花生了幼崽之后，可能还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于是急忙跑回到她身边。

他说："让我来叼着幼崽吧，等你喘过来气后再给你。"

晨花气喘吁吁地看着火心，心里还有些疑虑，但当他们对视片刻后，她的目光渐渐柔和，最后她将幼崽放在地上。火心轻柔地叼起幼崽走在晨花的身边，以便她能时时刻刻看见自己的孩子。

高星急于赶路，因此只是放慢了少许速度。尽管他累得直喘粗气，但仍强打精神，尽力往前赶。

火心能够理解高星心急的原因：天亮后雷鬼路上的怪物会越来越多，风族中有长老也有病猫，所有猫都因为填不饱肚子而身体虚弱，要想他们在不发生任何伤亡的情况下通过雷鬼路，就必须赶在怪物们迎头撞来之前迅速地跑到雷鬼路对面。

当火心和晨花走出草地时，风族的猫们早已聚集在高星的周围。

一个怪物呼啸而过，高星顶着嘈杂的轰鸣声喊道："我们从这里通过雷鬼路。"说完他从树篱下钻过。坏脚、灰条和一名年轻的武士跟在他的身后。

晨花这时已缓过气来，探出身子从火心嘴里接过幼崽。她感激地在火心的脸颊上蹭了蹭。火心向她低了一下头，然后跟在灰条后面钻过树篱。

高星和坏脚坐在宽阔的雷鬼路边，都没有说话。灰条见火心过来了，便朝那名年轻的武士扬了扬尾巴，告诉火心说："他叫一根须。"

一个怪物疾驰而过，卷起迷眼的沙土。灰条的声音几乎淹没在巨大的噪声中。

借着那个怪物眼里发出的光，火心朝一根须打了声招呼，然后注意力又回到雷鬼路上。他说："大伙儿应该分成若干个小组，我和灰条随那些需要帮助的小组一起通过。"他抬头看了看高星，补充了一句："如果你同意的话。"

高星点了点头说："身体最强壮的一组先过去。"

这时风族其他的猫都从树篱下一个个钻了过来，不一会儿整个族群便都聚齐在雷鬼路边。大家都不敢挨着雷鬼路站。

火心和灰条走到路边，观察驰过的怪物们之间的间隔。此时的雷鬼路比昨晚他们通过时繁忙了许多。

一根须带领第一小组走上前。

火心闻到了一根须身上散发出的恐惧气味，于是问："你们需要我们两个和你们一起通过吗？"一根须摇了摇头，率领第一小组朝雷鬼路左右两边瞅了瞅，抓住路上没有怪物经过的空当，安全冲到路对面。

第二小组由两名武士和两名瘦骨嶙峋的长老组成。在一个怪物疾驰而过后，火心说："过吧！"

四只猫踏上空旷的雷鬼路。在穿过隧道时，那两名长老曾划伤了脚底，此时走在雷鬼路上痛得他们直抽搐。看着他们就要走到路的另一边，火心在心里默默祷念。就在这时，一个怪物飞驰而至。

灰条大吼一声："小心！"就在怪物驰过的千钧一发之际，两只老猫向前跳出，连滚带爬地摔在路边。

接着，又有两个小组通过了雷鬼路，最后只剩下一个小组了。高星和坏脚要等这个小组通过之后再走。晨花叼着幼崽走到火心身边，三名簌簌发抖的长老跟在她后面。

火心说："我们陪你们一起过去。"说着瞅了灰条一眼，灰条点了点头。火心探出身子想从晨花嘴里接过幼崽，但晨花后退了一步，双耳贴在脑袋上。火心看到她眼里充满了惧怕的神情，顿时明白她要和自己的孩子同生共死。

灰条大吼一声："走！"火心和晨花踏上雷鬼路。灰条陪着那三名长老跟在后面。长老们的腿上本就伤痕累累，再加上远途疲劳，因此走得很慢。那一刻，时间都好像停滞了。火心想：如果现在一个怪物撞过来，我们就都完蛋了。

眼看着再前进几步就要穿过雷鬼路了。灰条催促道："加油啊。"长老们加快步伐，忽然有一名长老绊了一跤，灰条连忙赶过去扶他站起来。

这时，火心听到远处传来怪物的呼啸声。他对晨花说："你往前走！让我们来照顾长老。"

晨花跌跌撞撞，嘴下的幼崽不时碰到坚硬的路面，连连发出尖叫。火心和灰条走到长老们身后，用力推着他们往前走。怪物发出的呼啸声越来越近。

火心抓住距他最近的长老的后颈拽到前面，然后又将距他较远的那名长老拖到路边。那个怪物飞驰而至，火心本能地闭上眼睛，身体缩成一团。

噪声隆隆，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倏忽之间，呼啸声越来越远，只见怪物飞奔而去。火心睁开眼睛瞅了瞅四周，见灰条睁着大眼睛趴在雷鬼路中间，竟然毫发未损。一名长老蜷缩在路中间，其余两名长老则趴在路边发抖。原来是那个怪物急转弯绕开了他们。多谢星族保佑！他们才捡了条性命。

火心对趴在雷鬼路上的长老说："加把劲儿，就快到了。"心有余悸之下，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高星和坏脚瞅准机会飞速通过。大家在雷鬼路边稍事休整。一根须和火心对触了一下鼻子说："为了我们，你差点儿就没命了。风族永感大恩。"

他们身后响起高星的声音："一根须说得对，我们要把这件事广为流传。"接着他对大家说："我们必须上路了，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

大家纷纷站起来，火心朝晨花走过去。晨花此时正在舔舐她的孩子。

火心问："他没事吧？"

晨花回答："哦，没事。"

火心问："你呢？"

晨花没有回答。

一只灰色母猫插嘴说："别担心，我会照顾这只幼崽的。"

众猫沿着雷鬼路旁的树篱走了一段之后，走上那条穿过森林的小路。嗅到树林里的气味，大家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路途依然遥远，而他们却比原

先走得更慢了。当他们到达篱笆时，火心使出吃奶的力气才帮助那些最虚弱的猫翻越过去。

此时已过中午，火心看见两脚兽地盘就在不远处。他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嗅了嗅空气，但没有嗅到乌爪的气味。他开始后悔起来，暗暗责备自己实在不应该将乌爪独自送到这里。他的心像针扎一样难受，于是他努力不去想这些烦心事。

森林上空乌云滚滚。一阵冷风吹过，第一滴雨水终于从天上落了下来。

火心瞅了瞅风族的猫们，估摸他们绝对无法在雨天赶路。他自己也非常疲惫，尽管吃了黄牙给的药草，此时，他也开始感觉到饥饿了。他看了看灰条，估计他的感受应该和自己一样。灰条此时正耷拉着尾巴，双耳紧贴脑袋以免雨水流进耳内。

火心喊道："高星，我们应该找个地方避一避雨，休息一晚。"

高星停住脚步，说："我们就进沟内避雨，等天亮再走好了。"

灰条和火心对视了一眼，火心建议道："也许我们应该在树篱下避雨。这条沟里老鼠太多。"

高星点了点头说："就照你们说的办吧。"他转过身向大家宣布在这里过夜。猫后和长老们早已耗尽了力气，这时也顾不得地上的雨水，纷纷躺下来休息。武士和学徒们则围在一起安排狩猎的事。

火心和灰条也参与进来。火心说："不知道这里难不难捕到猎物，附近的两脚兽太多了。"

灰条肚子里咕咕作响，仿佛是在赞同火心的话。其他武士们转过头看着他，都感到又好笑又同情。这时，他们身后的草地上传来沙沙的响声，众猫一下子紧张起来。风族的武士们竖起毛，弓起背，张开利爪。迎面的风吹来了一股气味，火心和灰条嗅到后顿时兴奋起来。

没过多久，一只修长的黑猫从草丛里走出来。是乌爪！火心激动极了。

他奔向乌爪，一边用鼻子顶着老朋友，一边说："感谢星族，你还活着！"火心后退两步，惊讶地上下打量乌爪。所谓士别三日，必当刮目相看。当初那个瘦小、胆怯的乌爪来了个大变样。如今他体态丰满而匀称，原先那身黯淡无光的毛现在油亮油亮的，雨水打在上面纷纷滑落。

乌爪兴高采烈地叫："火爪！"

灰条纠正他说："是火心。"走上前用鼻子触了触乌爪说："我们现在是武士了！我叫灰条。"

坏脚喝道："你们认识这只猫吗？"

他语气中的敌意使火心猛然一惊。他看见风族猫们身上的毛都竖立起来，情急之下差点儿说出乌爪的名字。他只希望这些武士们没有注意到他们刚才说过的话。如果风族在森林大会上提到乌爪，这个名字就会像森林里的火一般迅速传开。乌爪就死定了！

一根须问："他是个独行者吗？"

火心朝乌爪使个眼色，飞快地说："他能帮助我们找到猎物。"

乌爪点点头说："我知道附近所有能狩猎的地方！"尽管面对着风族充满敌意的目光，他仍然显得神态自若。火心暗想：他的变化可真大啊！

坏脚问："你是独行者，为什么要帮助我们？"

灰条告诉他："我们以前也曾受过独行者们的恩惠。有一个独行者就曾在附近将我们从老鼠的围攻中解救出来。"

乌爪走上前，向风族武士们尊敬地低下头说："请让我出一把力吧！火心和灰条对我有救命之恩，那你们也一定是朋友了。"雨越下越大，众猫身上的毛都被雨水淋透，使他们看上去比平时更加消瘦。

乌爪说："我去找巴利，他也能帮上忙。"说完转身消失在草丛里。

尽管高星放心不下，但他只问了火心一句："我们能信任他吗？"

火心看着高星的眼睛说："绝对没问题。"

高星朝他的武士们点了点头，众武士肩头上的毛落了下来，坐下等候乌爪。

当乌爪回来的时候，火心几乎被雨浇透了。这次乌爪是和巴利一起来的。火心友好地同巴利打了个招呼，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他。

巴利瞅了一眼被雨水淋成落汤鸡般的众猫，说："你们需要一个更能避雨的地方。跟我来！"

火心的四肢早已十分僵硬，巴不得早点儿活动活动，听了巴利的话后便立刻撒开腿跑，灰条紧跟在后面，但风族的猫们却没有动静，眼里闪着惊疑不定的神色。

高星向众猫眨了眨眼睛，大声说："我们必须信任他。"说完，他转身赶上巴利，风族其他的猫一个个紧跟在高星身后。

巴利和乌爪带领大家穿过树篱进入到另一片旷野。在一个长满荆棘和荨麻的角落里，有一个两脚兽废弃的巢穴。巢穴四壁残缺不全，露出一个个窟窿，屋顶也只剩下了一半。

风族众猫惊恐地望着巢穴，一名长老嘟囔道："我们可不进这里！"

巴利保证道："两脚兽现在决不会来这里的！"

火心说："在这里我们不会淋雨。"

风族的一名学徒小声说："我就知道他想躲进两脚兽的巢穴里——一日为宠物猫，终身为宠物猫。"

火心的毛一下子竖立起来，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听过这种侮辱性的称呼了。但宠物猫加入猫族的事情必定在森林大会上广为流传，风族当然也听说过这件事。他猛然转身瞪着那名学徒说："你在两脚兽的隧道里住了两个月之久，你变成老鼠了吗？"

那名风族的学徒摆开架式就要动手，灰条急忙走到两只猫中间说："好了，我们在这里耽搁得越久，身上就会被雨淋得越湿。"

高星说："过去几个月里我们遇到的事情要比一个两脚兽的巢穴糟糕千百倍，在这里住一夜也算不了什么。"

风族猫们议论纷纷，显得极不情愿。晨花看了火心一眼，叼起幼崽走进两脚兽的巢穴。那只一路上照顾她的灰色母猫也将自己的幼崽从雨中顶进巢穴。其他的猫见此情形这才逐个走了进去。

巢穴内甚是阴暗，地面上空荡荡的，只沿着墙根处长了几簇杂草。虽然四壁透风，屋顶漏雨，但仍能免除不少风吹雨淋之苦。风族的猫们行事小心，经过仔细勘查后没有发现异常，这才分别寻找挡风避雨的地方安顿下来。火心看了灰条一眼，总算松了口气。此时群猫均已或坐或躺，只有高星和坏脚仍然站着。

坏脚问："食物怎么办？"

巴利说："你们先好好休息一下，乌——"

见巴利将要说出乌爪的名字，火心急忙插嘴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带

我和灰条到附近狩猎的地方看看呢?”

高星说：“坏脚和一根须同你们一起去。”火心感到无可奈何，这位风族族长似乎仍不信任巴利和乌爪，不过也许是他想向他们证明风族能够照料自己。

巴利等六只猫又返回雨中。在这种天气狩猎十分困难，但饥饿却能激发他们的狩猎技巧。今晚，那些老鼠们绝对没有侥幸逃生的机会。火心对巴利和乌爪说：“只需要告诉我哪里能捕到猎物就行了!”

巴利和乌爪带领他们进入一小片木场。火心深吸了一口熟悉的气味，接着他俯下身子开始在香薇丛间搜寻猎物。

当狩猎队回到巢穴的时候，每只猫的嘴里都叼满了猎物。当晚，风族和他们的新朋友们共同享用了一顿晚餐。从最年老的到最年幼的，每只猫都吃得饱饱的。填饱了肚子，他们聚成一堆开始为彼此舔梳。屋外，狂风暴雨正猛力地冲刷着墙壁。

夜幕降临，巴利站起身说：“我走了。祝你们好运!”

火心站起来和巴利对触了一下鼻子：“谢谢，这是你第二次帮我们了。”

巴利说：“谢谢你将乌爪送到我这里。我吃饭时也有个伴儿了。”

火心问：“他过得快乐吗?”

“你自己问他吧。”巴利说完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火心走到正在舔爪子的高星身边，看到风族群猫疲态毕现，于是说：“如果你们愿意，今晚就由我们轮流放哨了。”

高星正中下怀，感激地看着火心说：“谢谢你。”火心向他尊敬地眨了眨眼睛，转身去告诉乌爪和灰条。

他之所以自告奋勇固然是因为心肠慈悲，但同时这也是他和两个朋友单独相处的好机会。他很想避开这些风族猫们，好问问乌爪的近况。听到火心的召唤，灰条和乌爪立刻跑了过来。

火心带他们走到两脚兽巢穴的一个角落，那里靠近入口，既能放哨，同时又离风族很远，说起话来不怕被他们听见。三只猫刚一坐下，火心就说道：“快把你的事给我们说说!”

“我按照你的指点，直接穿过风族的领地来到这里。”

灰条插嘴问：“那些两脚兽们的狗呢? 它们被放出来了吗?”

乌爪告诉他："放出来了，但要躲开它们很容易。"

火心听到他竟如此不把这些狗放在眼里，心里感到十分惊奇，不由得重复了一句："容易？"

"我很远就能嗅到它们的气味。因此我等到天亮后它们被拴起来，方才过来找巴利。巴利很好，他喜欢我做他的伙伴。"接着，乌爪神色黯然，苦涩地说："他对我的帮助比虎掌还多。你们后来是怎么对虎掌说的？"

火心看到乌爪在提到虎掌时眼里闪过一丝伤痛，他说："我们说你被影族的巡逻队杀害了。"这时，两名风族的学徒向他们走来。火心朝灰条和乌爪动了动耳朵，提醒他们说话时注意。

乌爪提高嗓门说："是的。独行者一旦捉到学徒就要吃掉他们。"

那两名风族的学徒向他投来轻蔑的目光，说："你吓不倒我们。"

乌爪说："真的？哼，不管怎么说，我猜你们的肉一定又粗又臊。"

一名学徒问火心："你怎么和独行者交上朋友的？"

火心回答："聪明的武士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交到朋友。如果不是遇上这位独行者，我们现在仍受饥饿寒冷之苦，而不是在干燥的巢穴里美美享用晚餐！"说着他眯起眼睛狠狠瞪了他们一眼，那两名学徒灰溜溜地离开了。

等他们走开后，乌爪低下头说："这么说，大家以为我死了。唉，也许这样最好。"他抬起头看看火心和灰条，轻声说："能再见到你们真高兴。"火心愉快地发出呜呜声，灰条则充满深情地用后爪轻轻戳了乌爪一下。乌爪继续说："你们看起来很累，该好好睡上一觉。今晚我来放哨吧，明天我有时间休息。"他站起来在两位老朋友的额头上舔了舔，然后走到巢穴门口坐下，朝外面的大雨里望去。

火心看看灰条问："你累了吗？"

灰条坦白说："累得要死。"说着他将头枕在爪子上合上双眼。

火心瞅了眼独自守在门口的乌爪，觉得自己当初帮助乌爪离开雷族实在是个明智的决定。也许蓝星说得对，乌爪离开族群也许会生活得更好些。他想：每一只猫都有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乌爪活得很快乐。

当火心醒来的时候，乌爪已经离开了。黑夜过去，灰蒙蒙的云层开始消散。火心透过屋顶的裂缝仰天而望，只见云层在朝阳那玫瑰色光芒的涂抹

下，就像漂浮在海洋上盛开的花朵。这时，风族的猫们纷纷醒来开始吃昨晚剩下的猎物。

一只短尾棕色公猫走到火心身边，和他一起望天上的云彩。突然，那只棕色公猫发出一声吼叫，吼叫声中充满了焦虑。

晨花急切地问："出什么事了，青面？星族和你说话了吗？"听到这里，火心方才知道原来那只公猫是风族的巫医。他看到青面身上的毛都竖着，心里也感到一阵紧张。

青面目光炯炯，倒吸了口凉气说："这是从我们祖先那里传来的消息，我们将会遇到麻烦，今天将有猫枉死。"

第七章　今天将有猫枉死

好一会儿都没有猫说话。还是坏脚最后大声说："任何一个族群都能看到这些云彩，我们不能确定这些信息就是针对我们的。"

风族的猫们心里又燃起一丝希望。高星扫视了大家一眼，平静地说："无论星族怎样安排我们的命运，今天我们就要返回家园了。我嗅到空气中的潮气越来越浓，只怕又要下雨了。我们必须上路了。"火心见高星的头脑还算冷静，心里稍感轻松。此时此刻，大家决不能受到一个不吉利的预言的影响而自乱阵脚。

高星率先领路走出巢穴，清晨的空气冷飕飕的，火心和灰条跟在后面。这位风族族长说得对：从吹来的风判断，不久将要有一场更大的暴雨来临。

火心主动说："让我们去前方探路吧。"

高星回答："好的，有劳了。如果发现狗、两脚兽或者鼠群，就回来通知大家。虽然今天早上我的族群恢复了些元气，但我们在逃亡的路上曾被那些狗折腾得够呛，一时之间还难以完全恢复。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从高星担忧的目光里，火心看出尽管他表面上显得很镇定，实际上青面的预言让他感到惴惴不安。风族也许真的恢复了些元气，但以现在的状态绝对无法抵御攻击。

火心和灰条离开队伍去探路，他们轮流返回来向高星报告前方的情况，有时遇上两脚兽牵狗经过时，便通知大家原地待命。风族的猫们默默服从族长的指挥，尽管休息了一夜，他们走起路来步子依然很沉重。

就在将要到中午的时候，乌云再次聚集，开始下雨。此时地势渐高，火心穿过一道树篱后，立刻便认出那条从两脚兽地盘通往风族领地的泥沟。他顿时精神大振，和灰条对视了一眼，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喜悦。就要到了！

树篱后响起沉重的脚步声。火心转身钻回原野里，只见风族的猫们在坏

脚的带领下已经赶了过来。看到火心突然出现，坏脚吓了一跳。火心拨开树篱的叶子给坏脚指了指那条沟，说："往这边走。"他急着想看到风族的猫们看到高地时的反应。

坏脚领着大家钻过树篱。火心走在队伍的末尾，这时坏脚和其他两名武士已经越过泥沟，钻过了对面的树篱。他们显然已经认出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于是加快了步伐。火心也加快步伐，钻过泥沟对岸的树篱，在通往高地、通往风族家园的斜坡处追赶上他们。

坏脚和其他武士在斜坡下面停住等候族群里其余的猫。尽管在大雨里睁不开眼睛，但他们仍仰起头，大口呼吸着从高地吹来的熟悉的气味，胸口随之一起一伏。

火心跑回去寻找晨花，看到她的身旁有一只虎斑猫武士同行，那名武士嘴里叼着的正是晨花的幼崽。每走几步，晨花便伸过脖子嗅嗅浑身湿漉漉的小家伙。再过片刻，她就能将幼崽安置在风族的育婴室里了。

火心找到走在风族队尾的灰条，彼此间对视了一眼，他们没有说话，但都为重返家园的风族感到高兴。原先那些长老们在大雨中挺不起身子、睁不开眼睛，如今步伐也变得灵活起来。等大家聚齐后，高星立即带领全族沿着一条羊肠小道穿过荒草地。

将近坡顶时，一些武士忍不住冲到队伍前面。他们站在坡顶，冲着倾盆大雨仰天长嚎，一阵强风吹过，将他们的毛都吹乱了。有两名学徒经过火心身边，冲进他们熟悉的灌木丛。

高星急忙叫道："等等！这里也许还有别族的狩猎队！"

在族长的呵斥下，那两名学徒乖乖停下脚步，溜回队伍中，但仍是一副喜不自胜的样子。

站在碎石坡上，风族营地所在的那处凹地遥遥在望。晨花欢呼雀跃，从那名虎斑猫武士嘴里接过幼崽，三步并作两步向营地冲去。

看着群猫纷纷奔进隐蔽营地的灌木丛，高星没有移动脚步，而是转过头，激动地对火心和灰条说："我们风族非常感激你们的帮助。你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武士。风族已经到家了，你们也该回自己的家了。"

一股失望之情涌上火心的心头。他原想亲眼看着晨花和她的幼崽住进育

婴室。但是高星说得对：他们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了。

高星又说："周围也许还有些心怀叵测的狩猎队，就让一根须和坏脚陪同你们前往'四棵树'吧。"

火心低下头说："谢谢你，高星。"

高星叫来一根须和坏脚，向他们下达了命令，然后一脸疲倦地对火心说："你们帮了风族的大忙。告诉蓝星，风族永远不会忘记是雷族带他们回到家园的。"

坏脚向"四棵树"走去，火心和灰条在一根须的陪同下跟在后面。他们挤在一起沿着金雀花丛下的一条窄路行走。金雀花长得很密，走在里面能很好地躲避大雨。

突然，一根须停住脚步嗅了嗅空气，欢快地大叫一声："兔子！"然后便冲进金雀花丛。坏脚停下等候，火心看到他眼里也充满了疲惫的神色。一阵脚步声和沙沙声过后，一切又归于沉寂。

不一会儿，一根须叼着一只大兔子回来了。

灰条斜过身子说："比河族的武士们要强些，对吧？"

火心嗯了一声表示同意。

一根须将猎物放在地上说："有谁饿了吗？"

大家都不客气，大口享用美味。吃完了自己的那份，火心坐下来舔净嘴巴。填饱了肚子，体力也多少恢复了些，但身上却又开始冷了起来，爪子也又酸又痛。如果他和灰条沿着原路经由"四棵树"返回，那可是一段很远的路程。如果他们抄捷径从河族的领地里走呢？毕竟，他们执行的这项任务是在森林大会上经过所有猫族同意的。如果借道河族的领地，他们当真会拒绝吗？自己这副样子不可能像是去偷猎啊。

火心看了看其他伙伴，然后试探性地说："如果我们顺着河走，路程会短一些。"

正在舔爪子的灰条抬起头说："如果那样，我们就要从河族的领地经过了。"

火心解释说："我们可以沿着山涧走。山涧很陡，从那里不能下到河里捉鱼，因此河族不会去那里狩猎的。"

灰条将湿乎乎的爪子轻轻放在地上，小声说："其实我也很累，走捷径倒也不错。"说完瞅了瞅坏脚，眼里充满期待的目光。

坏脚为难地说："可是高星命令我们陪你们去'四棵树'呀。"

火心急忙回答说："如果你不想陪我们去，我们会理解的。我们只不过是经过河族的领地，不会待太久的。估计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灰条点头称是。坏脚摇头说："我们不能让你们独自去河族的领地。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如果遇到什么麻烦根本就应付不了。"

"我们不会遇到任何猫的！"火心既是在说服坏脚，也是在说服自己。

坏脚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盯着他说："如果我们走这条捷径，河族就会知道风族已经回来了。"

火心竖起耳朵，猛然省悟道："一旦他们嗅到风族的新鲜气味，也许就不会再来你们的领地捉兔子了。"

一根须舔去嘴边最后一丝血迹，说："这么说，我们能在天黑前回家喽！"

坏脚开玩笑说："你现在脑子里就只有暖窝了！"虽然语含讥讽的意思，但目光里却蕴藏着笑意。

火心说："那么，我们就从河族领地里抄近道吧。"

坏脚一咬牙说："好吧。"他改变方向，带领火心等循着一只老獾踩出的小路离开高地。虽然风高雨急，火心也能听到前方河水发出的怒吼声。

众猫沿着小路朝发出声响的方向走去。道路越来越窄，到最后山涧边仅余一条非常狭窄的小径。小径的一侧是碎石遍地的陡坡，另一侧则是壁立万仞的山涧。山涧两岸相距仅有几步之遥。就这么短短几步距离，火心琢磨着是否能一步跳过去。如果填饱肚子、体力充沛也许就能，不过万一跳不过去可就要掉到山涧里了，想到这里他打了个寒战。但他仍忍不住朝对岸看去。

脚下的路越走越窄。山涧两壁上长着香薇，香薇叶子上全是水，不过不是雨水，而是谷底汹涌激流泼溅上来的水珠。

火心从山涧边后退两步，背上的毛吓得竖立起来。坏脚、一根须和灰条垂着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他前面。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然后再穿过一片狭长的树林就是雷族的领地了。

火心加快步伐追上大家。坏脚竖起双耳，尾巴耷拉着几乎拖在地上。一

根须也显得很紧张，不停地仰头观察陡坡，总觉得发现了什么动静似的。火心除了河水的哗哗声外，听不到任何声音。他提心吊胆地左右张望，生怕河族的武士们会突然出现。

陡坡渐趋平缓，已不必再贴着峡谷边缘行走。雨仍旧下个不停，太阳开始落山，天色越来越暗。再走不远就是那片狭长的树林，树林里雨就不会这么大了。想到可口的猎物和干燥舒适的巢穴，火心精神一振。

就在这时，坏脚忽然发出警报。火心紧张地嗅了嗅空气：是河族的巡逻队！他们身后传来尖叫声，火心转过身，看见六名河族武士向他们冲了过来。火心吓得毛一下子竖立起来。旁边就是万丈深渊啊！

一只深棕色的河族猫跳到他的身上。火心一个翻身从山涧边滚开，后腿狂蹬。他感到肩头一阵剧痛，对方已经咬住了他，于是他拼命挣扎。绝望中，他在泥泞的地面上乱抓乱扒，试图摆脱对方。那名河族武士的利爪在他侧腹狠狠抓了一下，火心扭过身子死死咬住了对方的身体，只听对方疼得大叫。其他的猫攻势更加凶狠。那只棕色公猫面目狰狞地说："这是你最后一次踏足河族的领地了。"

尽管长途跋涉之后大家都已经疲惫不堪，但在这生死存亡时刻，无不奋起抗争。火心听到灰条疯狂地怒吼，一根须则发出痛苦而愤怒的低嘶。接着，从他们身后的森林里又传来号叫声。这声音充满了愤怒——但火心听了却如遇救星。这是虎掌战斗的号叫！火心嗅到快速赶来的雷族巡逻队的气味——有虎掌、柳带、白风和沙爪。

吼叫和怒斥声中，雷族猫们纷纷加入战斗。那只棕色公猫放开火心，后者飞快地站起来。他看到虎掌正将一只灰色的虎斑猫按倒在地，在其后腿上狠狠咬了一口，那只公猫惨叫一声逃进了树丛。虎掌琥珀色的眼睛盯在豹毛的身上。只见那位河族的副族长豹毛正同坏脚扭打在一起，瘸了腿的坏脚根本就不是豹毛的对手。火心正准备上前相助，虎掌已经抢在他的前面冲了过去，抓住豹毛宽阔的肩膀。虎掌大喝一声，将豹毛甩飞到一边。

这时，火心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尖叫，转身看见沙爪正和另一只河族的母猫展开激烈的搏斗。两只猫打得难分难解，在潮湿的草地上滚来滚去。火心倒吸了一口凉气。她们正向峡谷边滚过去！再多滚两下就到山涧边缘了。

火心连忙跳了过去，用力将那名河族武士从沙爪身上拖开。沙爪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距离山涧更近了。火心冲上前咬住她的脖子把她往回拽。沙爪不明原因，愤怒地大声尖叫，爪子紧紧抓在地上。火心刚刚松开口，沙爪便跳起来瞪着他，嘴里发出低嘶："不用你帮助，我也能打败她！"

火心正要张嘴解释清楚，突然听到一声可怕的惨叫。他们转过头，看见灰条站在山涧边上，后腿蹬紧刹住身体的前冲势头，情势十分危急。火心再仔细一看，一只白色的爪子扒在山涧边缘。灰条低下头想去叼住，却见那只爪子一滑，从大家的眼前消失了。灰条发出一声惨叫，在峡谷里久久回荡。

听到灰条的惨叫，所有的猫都停止了战斗。火心大口喘着气，吓得腿都发软了。河族的猫们走到山涧边。火心也缓缓走过去朝山涧内望去。山涧内水花飞溅，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只见那名河族武士的脑袋在水里冒出了几下就沉入河底，水面上泛起一片泡沫。

火心心里冷冰冰的，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位风族巫医的话："今天将有猫枉死。"

第八章　白掌，不！

豹毛仰天长吼："白掌！不！"灰条从悬崖边后退几步，身上的毛竖立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喘着气结结巴巴地说："我原本是想抓住他的……他是失足掉下去的……我不是故意……"火心跳过去用鼻子轻蹭灰条的面颊以示安慰，但灰条却恍若无睹地避开了。

其他的河族猫们一只接一只地从悬崖边退回来瞪着灰条。这些河族猫的眼里都闪着怒火，肩膀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柳带和白风自觉地走过去站在灰条左右两边，保护着他，以防不测。

豹毛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吼，命令河族众猫不许轻举妄动。她说："这已不再是边界之争了。今天的战斗到此为止，我们将在另一个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

虎掌轻蔑地盯着豹毛，没有表现出丝毫怯懦，只是略略点了点头。豹毛晃了晃尾巴尖儿，转身带领河族众猫离开了。顷刻间，河族的巡逻队消失在树丛里。

豹毛充满威胁的话使火心感到不寒而栗。一想到这次战斗也许开启了一场战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像阴云般笼罩在他的心头。

坏脚一瘸一拐地走上前说："我们也该离开了。你们两位帮了风族的大忙，我们对此深表感谢。"这些原先表示感激的话在这场激战之后显得空洞无物。虎掌点点头，坏脚和

一根须转身回家。当一根须经过身边的时候，火心向他轻声道别。一根须瞅了他一眼，继续上路。

火心注意到沙爪正站在峡谷边朝可怕的谷里望下去。她的四爪像是冻结在地面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汹涌的瀑布。火心估摸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差点儿就落得和白掌一样的下场。

火心正要向她走去，却听虎掌大声说："跟我来！"

说完他率先领路走进树林，巡逻队跟在他身后。火心站在灰条身边犹豫了一下，催促道："走吧，我们应该跟上去！"灰条耸了耸肩膀，两眼蒙着一层痛苦的阴云，目光黯淡。他挪动脚步，四肢沉重得好像是石头做的一般。

巡逻队已经走出了他们的视线，但火心能凭借他们留下的气味跟在后面。虎掌领着大家径直穿过河族狭长的森林。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担心河族的巡逻队了。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再绕远路从"四棵树"回家毫无意义。

巡逻队在雷族的边界处停下脚步等候火心和灰条。

看到他们来了，虎掌呵斥说："我想我告诉过你们跟我来。"

火心说："灰条……"

虎掌打断他的话说："灰条越早回到营地，事情便越好办。"

灰条没有吱声。但火心听了虎掌冷酷的话却气不打一处来："白掌的死不是他的错！"

虎掌移开目光，说："我知道，但事情毕竟发生了。走吧，这次别掉队！"说着，他经过边界处的气味标记走进雷族的领地。

自从离开风族的营地以来火心便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刻。但此时由于他关注着灰条，竟连什么时候走过边界都不知道。

雨停了。巡逻队沿着熟悉的道路回到营地，当他们出现在营地入口时，一些猫从巢穴里跳了出来，翘着尾巴向他们致意。

鼠毛大声问："你们找到风族了吗？他们都安全吗？"火心默默地点点头，心里空荡荡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鼠毛的尾巴垂了下去，其他猫也停在空地边没有再往前走。从回来的这些猫脸上的表情，他们看出大事不妙。

虎掌向火心和灰条命令道："跟我来。"说完带着他们走向蓝星的巢穴。火心跟灰条走得很近，这样，他便能与他的朋友保持身体接触。灰条只顾走

路，既没有靠过来，也没有避开。

蓝星的巢穴内传出温馨的问候声。随后三只猫走了进去。

蓝星侧着身坐起说："欢迎归来！你们找到风族了吗？你们把他们带回来了吗？"

火心平静地回答说："是的，蓝星。他们现在已安全返回营地，高星让我转告他对你的谢意。"

蓝星说："太好了，太好了！"当她注意到虎掌阴郁的表情时，眼神一暗："出什么事了？"

虎掌大声说："火心擅自做主穿过河族的领地回来。"

灰条第一次抬起头，开口说："这不是火心自己做的主……"

虎掌打断他的话说："他们被河族的一支巡逻队发现了。如果不是我们听见他们的呼救及时赶到的话，他们也许再也回不了家了。"

蓝星顿时轻松下来，说："这么说是你救了他们，谢谢你，虎掌。"

虎掌哼了一声："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在峡谷边打斗，和灰条战斗的一名河族武士掉进峡谷里了。"火心注意到，灰条听了虎掌的话后身体颤抖了一下。

蓝星睁大了眼睛，一副被吓坏的样子，问："死了？"

火心飞快地说："这件事纯属意外！灰条从不会为了边界之争而杀死任何一只猫！"

虎掌转头看着火心，尾巴左右摇晃："我不知道豹毛是否也如此看待这件事。你以为自己在干什么？你们是从河族的领地里通过，而且还和风族的猫在一起。你们传递出的消息就是我们是风族的同盟，这个消息只能使河族和影族走得更近。"

蓝星更加吃惊地问："风族和你们一起出现在河族领地里？"

火心小声说："只是

风族的两名武士罢了。高星让他们护送我们回家，我们太累了……”

虎掌插言道：“你们根本就不该出现在河族的领地里，特别是跟风族的猫一起。”

火心争辩：“这不是什么同盟，他们是陪同我们回家！”

虎掌轻蔑地说：“河族知道这一点吗？”

“河族知道我们出来寻找风族，并将他们带回家园。他们在森林大会上同意了的。他们不应该袭击我们——因为我们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就如同去月亮石一样。”

虎掌斥责说：“他们并没有允许你们经过他们的领地！你仍旧不明白猫族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吗？”

蓝星站起身，目光闪烁地扫视了一眼这三只猫，平静地说：“你们不该闯入河族的领地，这么做非常危险。”她神情严肃地看着火心和灰条。火心看着她的眼睛，等待更加严厉的斥责，但蓝星没有再责备他们。他心里又是感激又是愧疚。他们和河族结下了深仇大恨，这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威胁到雷族的安全。

蓝星不安地晃了晃尾巴继续说：“同时，你们又办了件大好事，找到了风族并将他们带回家园。但我们需要严加防备河族的袭击。火心、灰条，霜毛告诉我她的两个孩子已经准备参加武士训练了，我想让你们各带一个她的孩子。”

火心大吃一惊。这是多么高的荣誉啊！他简直不敢相信蓝星说的话——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他偷偷瞅了虎掌一眼，虎掌看上去就像一块岩石般无动于衷。

灰条抬起头说：“但霜毛的孩子们都不足六个月啊！”

“过不了几天他们就有六个月了。在最后一次森林大会上，各族的意见大相径庭，这令我很不安。今天……”蓝星的声音越来越小，火心看到灰条又低下头去。

虎掌看着蓝星，目光十分冷漠。他问：“让更有经验的武士，比如长尾或者黑条，带另一名学徒是不是更好些？这两位自己本身就没比学徒强到哪里去！”

蓝星说："我原先也是这么考虑的。但长尾教导迅爪已经够忙了，黑条则正在指导尘爪如何成为一名武士。"

虎掌问："那么奔风如何？"

蓝星回答："奔风是一位优秀的狩猎者和一名忠诚的武士，但我认为他没有当老师的那份耐性，族群还有别的事情要倚重他的才能。"

虎掌讥讽道："你认为这两个有能力训练雷族的武士吗？"

火心打了个寒战。虎掌说话时眼睛独独只盯着他，他愤愤不平地想：虎掌是否认为一只宠物猫没有资格去训练一只族生猫呢？

蓝星看着虎掌。"我们会知道他们是否有这个能力的。别忘了，是他们将风族带回家园的。当然，虎掌，"她补充说，"我还要靠你去监管他们的训练。"虎掌点点头。蓝星转头对火心和灰条说："去吃点儿东西吧，然后休息一下。月亮升起时我们要举行学徒仪式。"

火心和灰条先后走出蓝星的巢穴，留下虎掌和蓝星在一起。

天上已经下起了毛毛雨。火心闻到空地上猎物堆飘来的香味说："我快饿死了。你要取些吃的吗？"

灰条意志消沉地站在他的身后，缓缓摇头说："我只想睡一觉。"

吃饱了饭，火心走回武士巢穴。灰条卷成一团已经蒙头大睡了。火心的眼皮很沉重，但由于毛仍然湿淋淋的，他只好强迫自己在睡觉前将身体彻彻底底地清理一遍。

柳带将火心轻轻捅醒，小声说："到仪式开始的时间了。"火心抬起头眨眨眼睛说："谢谢你，柳带。"

火心顶了顶灰条低声说："典礼开始了。"然后他站起来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要成为老师了！想到这里火心激动得爪子都有些颤抖。

灰条蠕动了一会儿，慢慢舒展开身体，动作活像一只老猫。突然，火心的爪子就像记起他们的长途跋涉一样，又开始酸痛了。

还好雨停了。火心和灰条走进空地，谁都没有说话。月光将树枝都涂上了一层银色的光彩。

"你们将风族带回家了，干得漂亮！"祝贺声吓了火心一跳。他转身看见半尾就坐在他身边，只听半尾又对他说："今晚你一定要将整个过程给长老

们讲讲。”

火心心不在焉地点点头，扭过头又望向空地。霜毛已经坐在了高岩下，左右两边分别坐着一只幼崽，一只灰色，另一只姜黄色。霜毛正扭过头舔他们的脑门儿。灰色的小母猫怪她的母亲小题大做，不耐烦地抖了抖脑袋。

火心的毛又激动地竖立起来。

看见身边的灰条低着头，火心问：“你不感到兴奋吗？”

灰条耸了耸肩膀。

“灰条，”火心压低嗓门说，“白掌的死不是你的错。那是一场在错误的地点发动的攻击，河族会明白这一点的。沙爪也差点儿掉进峡谷里。”

他瞧了瞧附近的沙爪，看见尘爪就坐在她的旁边正朝这边瞪过来，目光中充满了忌妒。火心并不怪他。自己即将成为老师了，而尘爪却连武士还不是。只听尘爪凑近沙爪的耳边大声说：“我真替火心的学徒感到遗憾。想想族生猫被宠物猫教导会是怎样一幅场景！”这些话令火心的心里一颤。

但这次沙爪听了没有反应，只是不安地看了火心一眼。

火心转过头对灰条说：“蓝星不会怪你的，她知道你是一名优秀的武士。她让你带学徒了啊。”

灰条抬起头苦涩地说：“她这么做只是因为雷族需要更多的学徒罢了。并且我们为什么需要带学徒呢？因为我给了河族一个痛恨我们的理由吗？”

灰条这些刺耳的话使火心非常吃惊。他正要说话，这时听见蓝星的召唤。

他们走到空地中央。蓝星看着聚集在空地上的众猫说：“今晚，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来为我们的两名新学徒进行命名。你们两个，过来这边。”

那只灰色的幼崽从母亲的身边冲入空地，毛茸茸的尾巴高高翘起，蓝眼睛睁得大大的。那只姜黄色的幼崽动作则缓慢许多，他竖起双耳，皱着眉头，一副郑重其事的模样，走到高岩下面。

火心的心脏怦怦直跳——哪个幼崽会成为他的学徒呢？他凭直觉感觉到那只严肃的幼崽教起来会容易些，但那只灰色幼崽身上的那股莽撞的热情，却使他联想起自己当初加入族群时的情景。

蓝星低头盯着那个灰色的小家伙说：“从今天开始直到她拥有武士名号为止，这名学徒的名字就叫炭爪。”

那只灰色的幼崽叫了出来："炭爪！"霜毛赶紧小声让她安静，炭爪抱歉地低下头。

蓝星说："火心，你已经准备好了收你的第一个学徒，就由你来训练炭爪吧。"火心胸中涌起一股自豪之意。"火心，曾有不止一位老师教导过你，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我希望你能把我教你的每一件本领都传授给这名学徒……"——蓝星的话中赋予他的重任突然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承担这份责任——"还要传授给她你学自虎掌和狮心的本领。"

听到狮心的名字，火心眼前好像出现了那名金黄色武士从银毛星带上用充满温情和鼓励的目光俯视着他的画面。他抬起头坚定地迎着蓝星的目光。

"而这名学徒……"蓝星将目光移向那只姜黄色的幼崽，"他的名字就叫蕨爪。"蕨爪既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灰条，就由你来训练他。我们的故友狮心曾是你的老师。我希望他的技艺和智慧能够经由你传授给这名学徒。"

听了蓝星的话，灰条高高仰起头，眼里闪着自豪的目光。他走上前用鼻子轻触他的新学徒的鼻子。蕨爪彬彬有礼地做出回应，只不过他那双星星般闪亮的眼睛显示出他并不如姐姐那么兴奋。

火心看到这对师徒互触鼻子，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应当这么做。于是他快步上前，炭爪也恰于此时抻长脖子，师徒的鼻子猛地撞在一起，都感到很痛。炭爪又顶了顶火心的鼻子，这次动作没有那么鲁莽，火心眼里顿时涌出激动的泪水。他看到炭爪正竭力忍住笑，感到一阵尴尬。他提醒自己说：我是老师了。

火心看看周围其他的猫，见众猫都在点头赞许。接着他的目光遇到了虎掌的。虎掌站在空地边缘，那双琥珀色的眼睛似乎充满着讥讽。

火心连忙低头看看炭爪，后者正崇敬地凝视着他。火心的毛一下子竖立起来。他最想做的就是成为一名伟大的武士和一位优秀的老师，但事情看来注定要经历一番坎坷。此刻，虎掌正坐在那里等着看他的笑话。

第九章　新晋老师

火心醒来时发现灰条就坐在身边，像只兔子般蜷着后腿耸着肩膀，神情有些紧张。于是他轻轻地唤道："灰条？"

灰条猛然一惊。

"你没事吧？"

灰条身体坐得笔直："我很好。"火心怀疑他的朋友是在强打精神，不过至少灰条正努力振作起来，这一点令火心多少感到安慰。

几个纵跃之下，火心已赶到炭爪前面，跳上沟后，他坐在那里一边舔着前爪一边瞅着他的学徒在石头间磕磕绊绊地蹦来蹦去。几番周折后，炭爪也爬上了沟，尽管她上气不接下气，仍是热情不减。她气喘吁吁地说："快看那些树！它们就像是月亮石做的。"

她说得没错。那些树在阳光的照耀下都反射着白光。火心深吸了口冰冷的空气，提醒说："你应该保存体力，今天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

"哦，是，好的。现在往哪边走？"她不耐烦地用爪子蹭着地面，跃跃欲试，准备冲进森林里。

火心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眯着眼睛说："跟我来，这次别再跑到我的前面了！"他领着炭爪沿着沟边走，来到原先他学艺的沙坑。

他解释道："今后我们大部分的课程要在这里进行。"此时阳光正透过头顶树叶的间隙照进来，在地面上形成团团光斑。

"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条河，再往那边还有一条溪。"说着火心用鼻子指了指方向，"那条溪在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干涸的。我的第一只猎物就是在那里捉的。"

"你捉的什么？"不等火心回答，炭爪又问，"那条溪会结冰吗？我们去看看溪里有没有结冰！"说着她跳进沙坑很快又冲上沙坑的另一边。

火心叫道："你会在别的时候看到的！"但炭爪没有停下脚步，火心不得

不追过去。他在溪流的岸边停下脚步走到炭爪身边，两只猫一起望着溪水。在溪水两侧靠岸的地方已经结冰了，但由于溪水流动的速度快，因此并没有完全上冻。

炭爪说："你现在再也不能在那里捉到什么了，不过也许能捉到鱼。"

火心第一次捉到猎物的地方唤起了他美好的回忆。只见炭爪站在溪边抻长脖子往溪水里瞅。火心警告说："如果我是你，就会把鱼留给河族。既然他们喜欢将毛浸湿，就让他们浸湿好了。我可是喜欢干燥的爪子。"

炭爪一刻不停地在原地转着圈说："现在干什么？"

学徒的兴奋以及自己对学徒生活的美好回忆，都使火心全身充满了能量。他一边撒开腿猛跑，一边回头喊道："去猫头鹰树！"炭爪翘着毛茸茸的小尾巴紧紧地跟着火心。

他们从树干上过溪，这对于火心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顺着溪往下走会有许多鹅卵石，可以踩着它们过溪，但是这条路更近些。小心点儿！那根树干的树皮已经脱落了，上面有水或者结冰的时候就会很滑。"

火心让炭爪先过，自己则走在她身后以防其失足落水。虽然溪水不是很深，但却冰冷刺骨，而且炭爪还太小，不能处理落水的情况。

炭爪轻轻松松便走到对岸。看到她跳上对岸，火心感到很是自豪，称赞道："干得漂亮。"

炭爪顿时两眼放光，说："谢谢。现在，去那个什么猫头鹰树怎么走？"

"这边！"火心说着钻进灌木丛。这些灌木已经开始渐渐变成棕色，在落叶季结束前，它们将在风吹雨淋下变得稀疏，不过现在这些灌木仍旧繁茂。火心和炭爪在灌木丛里迂回穿行。

前方，一棵巨大的橡树卓尔不群地挺立在周围一片树林中。炭爪仰着脖子望着树冠问："这里真的有猫头鹰吗？"

火心回答道："是的，你看见树干高处的那些洞了吗？"

炭爪眯缝着眼睛透过树枝间隙往上看："你怎么知道那不是松鼠窝呢？"

火心告诉她："闻一下！"

炭爪使劲地嗅了嗅，但却摇摇头："我什么也没闻到啊！"然后好奇地看着火心。

火心说："你在这里闻不到任何松鼠的气味，我会在别的时候让你闻。没有哪只松鼠敢在猫头鹰洞旁边筑巢。看看地上，看到什么了？"

炭爪低头看了看，茫然不解地说："树叶？"

"在树叶下找找看！"

地上铺满了棕色的橡树树叶，叶子上结满了霜，变得很脆。炭爪开始在树叶上嗅来嗅去，然后将头拱进树叶堆里，只露出双耳。当她直起身子时，嘴里有个松果形状的东西。她张口骂道："呸，味道像腐肉！"火心看得扑哧一乐。

"你早就知道，是吗？"

"我还是一名学徒时，蓝星就是用同样的方法让我吃亏上当的。这种气味你将终生难忘。"

"这是什么？"

"一块猫头鹰屎。"火心解释说，他回忆着蓝星当初的教导，"猫头鹰和我们吃同样的东西，但它们不能消化骨头和皮毛，因此就在肚子里将食物的残毛剩骨揉进粪便里排泄出来。如果你在一棵树下面找到这些东西，就说明你发现了一只猫头鹰。"

炭爪紧张地尖叫道："你为什么要找猫头鹰呢？"火心抽动了一下猫须，看着学徒的那双大眼睛，炭爪的眼睛和她妈妈的眼睛一样。霜毛一定告诉过她那个代代相传的故事：猫头鹰会叼走那些离开妈妈的小猫咪。

"猫头鹰的视力比我们好。在有风的夜晚，所有的气味都被风吹散了，我们便很难根据气味寻找猎物，这时我们就可以到猫头鹰狩猎的地方去碰碰运气。"炭爪的眼睛仍然睁得大大的，但她已经不再感到害怕，点了点头。火心松了口气，暗想：她有时还是蛮听话的！

炭爪问："接下来去哪里?"

火心决定说："去巨悬铃树。"太阳已升上浅蓝色的天空。他们师徒穿过树林，经过一条两脚兽的小路和另外一条小溪。最后，他们来到巨悬铃树下。

"真大啊!"炭爪赞叹道。

火心说："小耳说他当学徒的时候曾爬到这棵树的树顶上。"

炭爪说："不可能!"

火心开玩笑说："别忘了，小耳做学徒时，这棵树也许还是棵小树苗呢!"就在他仰头望着巨悬铃树的时候，身后传来沙沙的声响：炭爪又跑了。他叹了口气，跟着她钻进灌木丛里。突然，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这股气味立刻令他提高了警觉。炭爪正向蛇岩奔去。有毒蛇!火心赶忙加快脚步。

他从树林中出来，焦急地四下张望，看见炭爪正站在那条陡峭、布满碎石的斜坡脚下的一块大石头上。她说："快来，比比看谁先到坡上!"

火心吓得四肢都僵硬了。炭爪摆开架式正准备跳上另一块石头，火心连忙大喊："炭爪!快从那里下来!"

炭爪转身从石头上爬下来，火心冲到吓得发抖的炭爪身边，告诉她："这个地方叫蛇岩。"

炭爪抬头看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蛇岩?"

火心飞快地舔了一下炭爪的小脑门儿，说："毒蛇就住在这里。被它们咬上一口，你就死了。走吧，我们去看雷鬼路。"

炭爪立刻停止了颤抖："雷鬼路?"

"没错。跟着我!"火心带着炭爪穿过金雀花丛，沿着一条小路绕开蛇岩，一直走到雷鬼路。只见那条石头铺砌的坚硬的雷鬼路就如同一条灰色河流从森林当中横穿而过。

他们从树林中出来向雷鬼路走去，火心死死地盯着炭爪。从炭爪晃动的尾巴上，他能看出她很渴望上前去嗅嗅雷鬼路的气味。一声熟悉的长鸣令火心有些紧张，他能感到脚下的地面在颤动，于是他警告说："站在原地别动!有一个怪物过来了。"

炭爪稍微张开嘴。"呸!"她啐了口唾沫，卷起上唇盖住鼻孔，贴平耳朵

遮住耳洞。那个震天动地的声音越来越近了，远方地平线出现了一个轮廓。炭爪问："那个是怪物吗？"火心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怪物从他们面前呼啸而过，炭爪张开爪子紧紧抓住地面。疾驰的怪物卷起阵阵强风，发出轰鸣的噪声，炭爪吓得紧闭双眼，直到怪物的声音逐渐远去。

火心晃晃脑袋，甩掉口腔里存留的刺鼻气味，说："嗅嗅空气，除了雷鬼路的气味以外你还能闻到什么？"炭爪仰起脸大口地呼吸空气。

过了一会儿，她说："断星袭击营地的时候我闻过这种气味。你将那些被他掳走的幼崽带回来时，他们身上便是这种气味。是影族！雷鬼路那边是影族的领地吗？"

"是的。"火心回答。离敌族的领地这么近，使他心里有些紧张，"我们最好离开这里。"

他决定带着炭爪绕远路经由两脚兽地盘回家，这样，她就能看看松林和伐木场。

虽然火心还是幼崽的时候住的地方距离松林并不远，但走在松林里，这片两脚兽地盘里的气味仍使火心感到很不舒服。他提醒跟在身后的炭爪说："保持警惕，两脚兽们有时会牵着狗在这里散步。"

两只猫伏在树林里，向围在两脚兽地盘外的围栏望去，忽然，火心的鼻子从清新的空气中嗅到一股气味，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这股气味竟然在他的心里引起一种温馨的感觉。

"看！"炭爪朝一只走在林间的母猫扬了扬鼻子。那只母猫全身都呈浅棕色，唯有肚腹和四肢是白色，色彩十分鲜明。她的肚子鼓得大大的，因怀着孩子而显得行动十分笨拙。

看到雷族的领地里有一个入侵者，火心原以为自己会像往常般产生攻击的冲动，但他颈部的毛却始终没有竖起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知道这只猫没有威胁。就在炭爪出击之前，火心有意蹭过一簇灌木。

那只母猫听到噼啪声，立刻抬起头。她睁大眼睛，显然紧张不安，接着她转身撒腿就往树林外跑。一会儿工夫，她便拖着笨重的身体翻过了两脚兽的围栏。

“都怪老鼠！”炭爪抱怨道，“我原想把她赶走的！我敢打赌，今天蕨爪一定赶走了成百上千的东西。”

“是的，但他决不会险些被毒蛇咬住。”火心冲她摆摆尾巴，“现在咱们走吧，我开始感到饿了。”

炭爪跟着他走在松林间，一路上不停抱怨地上的松针太扎脚。火心警告她保持安静。因为这里根本没有灌木可供躲避，他觉得无论谁走在这种空旷的地方都会不自在的。他们沿着一条食树怪碾出的轮迹走到伐木场边缘。这里静悄悄的，火心知道在绿叶季以前，这里都会很安静。此时，只有这些深深的、宽宽的轮迹提醒着雷族，在他们的森林里还住着一个怪物。

他们回到营地时，火心累得要命。为了寻找风族，他没少走路，至今肌肉仍感酸痛。炭爪看起来也累得够呛，她强忍住一个哈欠，离开火心去找蕨爪。

火心看见灰条正坐在荨麻丛旁招呼他。

灰条说："来这边，我给你带了猎物。"他叼起一只老鼠朝火心掷了过来。

火心用嘴接住，挨着灰条趴下，一边大口咀嚼猎物一边含糊不清地问："今天过得好吗？"

灰条回答："总好过昨天呗。"火心担心地瞅了他一眼，灰条却继续说道："说实话，今天过得还不赖。蕨爪很好学，这是毫无疑问的！"

火心又开始咀嚼猎物："炭爪也很好学。"

灰条两眼放光，继续说："不管你怎么想，反正今天我都忘了自己不再是学徒而是老师了！"

他们彼此为对方舔梳，直到月亮升起，夜晚的寒气将他们逼进巢穴。不一会儿，灰条便哈欠连连，但火心却是异常地清醒。那只怀孕的母猫的形象不停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即使现在他周围都充斥着雷族的气味，但她柔弱的宠物猫的气息似乎仍然滞留在他的鼻孔里。

火心终于睡着了，但梦里始终都有那股气息。最后，他梦见自己幼年时的生活。他梦见自己就躺在母亲的肚子旁边，和兄弟姐妹一起，在比森林里任何苔藓都要柔软的窝里蜷成一团。自始至终那只母猫的气味都挥之不去。

突然，火心从梦中一下子惊醒过来，睁大了眼睛。没错！他在树林里看见的那只母猫……竟然是他的姐姐！

星族让树叶凋零，让我们忍饥挨饿，
是为了土地能够休养生息，为新一轮绿叶季做准备。

Star Clan gave us leaf-bare to let the earth recover and prepare for new-leaf.

——蓝星

成语填填圈

（　　）（　　）而逃

形容慌慌张张地外出逃跑。

（　　）（　　）发抖

指因寒冷或害怕而不停地哆嗦。

（　　）（　　）相惜

是指性格、志趣、境遇相同的人互相爱护、同情、支持。

忘恩（　　）（　　）

忘记别人对自己的恩德和好处，做出对不起别人的事。

（　　）瀣一（　　）

泛指臭味相投的人结合在一起。

虚与（　　）（　　）

假意跟人附和，敷衍应付。

面（　　）相（　　）

互相对视而不知所措。

（　　）（　　）而返

没达到预期功效而折回。

（　　）（　　）嶙峋

瘦得连骨头都露出来，形容十分消瘦。

（　　）耳（　　）聋

形容声音很大，几乎要将耳朵震聋。

壁（　　）千（　　）

指（山崖等）像墙壁一样陡立。

不（　　）而（　　）

不冷而发抖，形容非常恐惧。

无动（　　）（　　）

心里一点儿也没有触动。

（　　）（　　）欲试

形容急切地想试试。

答案下期见哦！当然你也可以动手查一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风族 /（英）艾琳·亨特著 ；赵振中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10
（猫武士 ：美绘本）
ISBN 978-7-5148-7633-8

Ⅰ．①寻… Ⅱ．①艾… ②赵… Ⅲ．①儿童故事－图画故事－英国－现代 Ⅳ．①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57293 号

XUNZHAO FENGZU
（猫武士美绘本）

出 版 发 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人：孙 柱
执行出版人：马兴民

插 图：刘 野　　装帧设计：舒穆禄
策 划：何强伟　　责任校对：杨 雪
责任编辑：郭亚丽　　责任印务：厉 静
执行编辑：万书源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100022
编 辑 部：010-57526309　　总 编 室：010-57526070
发 行 部：010-57526608　　官方网址：www.ccppg.cn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4.5
版次：202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2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68 千字

ISBN 978-7-5148-7633-8　　定价：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 010-57526069，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4

下集预告

上次落水事件后，灰条的行踪越来越捉摸不定。火心跟踪后，发现他和一只河族猫正在秘密约会，而跨族群的感情是不被允许的。不甘止步于副族长位子的虎掌设圈套谋害蓝星，蓝星因生病没有赴约，火心的学徒炭爪却意外地成了牺牲品……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
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报刊
官方旗舰店

ISBN 978-7-5148-7633-8

9 787514 876338

定价：15.00 元